

802
4463

輯編準標程課新照依
定審部育教

語國合混中初 冊二第



編深景趙
行發局書新北海上



趙景深編

初 中 混 合 國 語 第 二 冊

青 光 畫 局 發 行

初中混合國語 第二冊目次

一	蟬與紡織娘	鄭振鐸(一)
二	林沖	水滸(九)
三	王冕的少年時代	吳敬梓(一三)
四	春天與其力量(愛羅先珂)	周作人(一七)
五	希望	謝寅(二一)
六	海濱的秋宵	陳醉雲(二五)
七	伊和他	葉紹鈞(三一)
八	秦淮健兒傳	李漁(三七)
九	燈下	羅黑芷(四四)

目 次

二

- 一〇 項脊軒志 歸有光(四七)
一一 雪遘 鈕 穎(五一)
一二 東西文化及其界限 胡 適(五八)
一三 藤野先生 魯 迅(六一)
一四 促織 蒲松齡(七二)
一五 莖老人傳 周 容(七八)
一六 市聲說 沙張白(八一)
一七 地動 葉紹鈞(八四)
一八 機器與人類幸福 蔣士銓(九三)
一九 鳴機夜課圖記 蒋士銓(九八)
二〇 嘆茶 周作人(一〇七)

二二	哀思	陳西瀅(一一六)
二三	唁辭	周作人(一二三)
二三	國語的應用	蔡元培(一三〇)
二四	醉書齋記	鄭日奎(一三五)
二五	遊釣台記	鄭日奎(一三九)
二六	論辦事法(鶴見祐輔)	魯迅(一四五)
二七	與鄧衛玉書	
二八	荒島遊歷記(焦爾思威奴)	鄭日奎(一四九)
二九	藕與蓴菜	梁啟超(一五五)
三〇	故鄉的野菜	葉紹鈞(一六八)
三一	談雨	周作人(一七二)
		鍾敬文(一七九)

目 次

四

三一 鴨的喜劇..... 魯迅(一八三)

三二 濟南城上..... 楊振聲(一九二)

三三 燕子與蝴蝶(戈木列支奇)..... 周作人(二二二)

三四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葉紹鈞(二一二)

三五 無題..... 徐志摩(二二八)

三六 紅海上的一幕..... 孫福熙(二三四)

三七 文明與奢侈..... 蔡元培(二二八)

文法目次

動詞

- 一 白話的前附助動詞.....六
- 二 白話的後附助動詞.....三六

形容詞

- 三 形容詞的分類.....四三
- 四 作動詞用的連字形容詞.....四九

副詞

- 五 副詞的分類.....五五
- 六 文言的綴字副詞.....五六

目 次

六

七 連字副詞與形容詞五六

介 詞

八 介詞意義的區別九六

連 詞

九 文言的連詞——等立連詞一〇四

一〇 文言的連詞——主從連詞一〇六

一一 白話的連詞——等立連詞一一三

一二 白話的連詞——主從連詞一二七

助 詞

一三 文言的助詞——決詞一三八

一四 文言的助詞——疑詞一五二

一五 文言的助詞三——助詞的合用 一五三
一六 白話助詞——與文言助詞的比較 一六六
標點

- 一七 標點的種類 一七六
一八 固有名詞的標法 一七七
一九 刪節處的標法 一八九
二〇 用法混亂的破折號 一〇八
二一 直接敘述與間接敘述 一〇九
二二 情態語句的標法 一二二
二三 點號與句號 一二七
二四 總提和總結 一三〇

二五
目次

排句和複句

八

〇三三一〇

初中混合國語第二冊

一 蟬與紡織娘

鄭振鐸

你如果獨自坐在窗內，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來打擾你，一點鐘兩點鐘的過去，嘴裏銜着一枝烟，躺在沙發上慢慢地噴着烟雲，看牠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末在這靜境之內，你便可聽到那牆角階前的鳴蟲的奏樂。

那鳴蟲的作響，真不是凡響；如果你曾聽見過曼杜令的低奏，你曾聽見過一支洞簫在月下湖上獨吹着，你曾聽見過紅樓重幔中透漏出來的絃管聲，你曾聽見過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間流過，或你曾倚在山閣上聽着颯颯的松風在足下拂過，那末，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鳴蟲之叫聲想像到一二

了。

蟲之樂隊，因季候的關係，而頗有不同：夏天與秋令的蟲聲，便是截然的兩樣。蟬之聲是高曠的，享樂的，帶着自己滿足之意的；牠高高的棲在梧桐樹、或竹枝上，迎風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結婚歌，那是中世紀武士美人的大宴時的行吟詩人^の之歌。無論聽了那噦……噦……的曼長音，或噦格……噦格……的較短聲，都可以同樣受到一種輕快的美感。秋蟲的鳴聲最複雜；但無論紡織娘的咷嘵，蟋蟀的唧唧，金鈴子的叮令，還有無數無數不可名狀的秋蟲之鳴聲，其音調之淒抑卻都是一樣的。他們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薤露^の之曲。他們的歌聲，是如秋風之掃落葉，怨婦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遠而悽迷，低徊而愁腸百結。你如果是一個孤客，獨宿於荒郊逆旅，一盞熒熒的油燈，對着一張板床，一張木桌，一二張硬板櫈，再一聽見

四壁唧唧知知的蟲聲間作，那你今夜便不用再想穩穩當當的安睡了。什麼愁情鄉思，以及人生之悲感，都會一串一串的從根兒勾引起來，在你心上翻來覆去，如白老鼠在戲籠中走輪盤一般，一上去便不再想下來憩息。……如果那一夜是一個月夜，天井裏統統是銀白色，枯禿的樹影，一根一條的很清朗的印在地上，那末你的感觸將更深了，那也許就是所謂悲秋。

秋蟲之聲，大概都在蟬之夏曲已告終之後出現，那正與氣候之寒暖相應。但我却有一次奇異的經驗；在無數的紡織娘之鳴聲已來了之後，却又聽得滿耳的蟬聲。我想我們的讀者中有這種經驗的人必是不多的。

我在山中，每天聽見的只有蟬聲，鳥聲還比不上。那時天氣是很熱，即在山上，也覺得並不涼爽。正午的時候，躺在廊前的簾榻上，要求一點的涼風，却見滿山的竹樹梢頭，一動也不動，看看足底下的花草也都靜靜的站着，似老

僧入了定似的。風扇之類既得不到，只好不斷的用手巾來拭汗，不斷的在搖揮那紙扇了。在這時候往往有幾縷的蟬聲在檻外鳴奏着。閉了目，靜靜的聽了他們在忽高忽低，忽斷忽續，此唱彼和，彷彿是一大陣絕清的樂陣，在那裏奏着絕清幽的曲子。炎熱似乎也減少了，然後朦朧的朦朧的睡去了，什麼都不覺得。良久，良久，清夢醒來時，却又是滿耳的蟬聲。山中的蟬真多！絕早的清晨，老媽子們和小孩子們常去抱着竹幹亂搖一陣而一隻兩隻的蟬便要跟隨了朝露而落到地上了。每一個早晨，在我們滴翠軒的左近，至今是百隻以上的蟬是這樣的被捉，但蟬聲却並不減少……

半個月過去了；有的時候，似乎蟬聲略少，第二天却又多了起來。雖然嘵……嘵……的不息的鳴着，却並不覺喧擾；所以大家都討厭牠們。我却特別的愛聽牠們的歌唱，那樣的高曠清遠的調子，在什麼音樂會中可以聽得

到所以我每以蟬聲將絕爲慮，時時的干涉孩子們捕捉。

到了一夜，狂風大作，雨點如從水龍頭上噴出似的，向檻內廊上傾倒。第二天還不放晴。再過一天，晴了，天氣却很涼，蟬聲乃不再聽見了！全山上在鳴唱着的却換了一種嘒嘒……嘒嘒……的急促而淒楚的調子，那是紡織娘。

『秋天到了。』我這樣的說着，頗動了歸心。

再一天，紡織娘還是嘒嘒嘒嘒的唱着。

然而第三天早晨，當太陽晒得滿山時，蟬聲却又聽見了，且很不少。我初聽不信；嘒……嘒……嘒格……嘒格……那確是蟬聲！紡織娘之聲又潛踪了。

蟬回來了，跟牠回來的是炎夏。從箱中取出的棉衣又復放入箱中。下山之計遂又打消了。

誰曾於聽了紡織娘歌聲之後再聽了蟬之夏曲呢？這是我的一個有趣
的經驗。

(選自山中雜記)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十三篇我愛的中國。

註 釋 ①蟬與紡織娘 本篇係在莫干山所作。莫干山在浙江武康縣西北二十七里。 ②

行吟詩人 (Troubadour) 中世紀法國東南部一州布羅溫斯 (Provence) 之宮庭文學派，以辭句華麗韻律變化為主。既事技巧，且炫情熱。內容多頌揚為其所護之女王貴嬪，稱其淑德容色，並抒己之敬愛，大都千篇一律，故評價甚低。 ③蘿蔓 古挽歌，言人命如蘿蔓之露，易晞滅也。

文 法 一、白話的前附助動詞 白話的動詞，如自動詞、他動詞、不完全自動詞、不完全他動詞、被動詞等，都與文言的用法一樣。不完全他動詞在文言裏用『以……為』或『謂……

曰，在白話裏只是改用『認……爲』『當……作』等罷了；被動詞也只是把文言的『爲』字改爲白話的『被』字罷了。這裏都不再多說。

文言的助動詞，差不多都附在動詞前面，但白話的助動詞卻有附在動詞後面的，所以白話的助動詞須分爲前附助動詞和後附助動詞兩種。前附助動詞與文言助動詞一樣，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現表列常見的字如下：

表當然	(1)可以，(可)不妨，(何妨) (2)能彀，能會(反面是『不至於』) (3)夠，(彀)足(足以)配
表意志	(1)要，(欲)想，打算 (2)願意，(願)肯 (3)敢屑試(『屑』字是常帶否定的)

表必然	(1)一定,必定,(必定)決定,(決,決計)斷,(斷然,斷乎)一準,準 (2)不得不,不可不,不免,(免不得,未免)
表或然	許,(或許,也許,或者,容或)恐怕(怕)

練習

試指出下面各句中的助動詞，及其所表為何：

- (一)你便可聽到那牆角階前的鳴蟲的奏樂。
- (二)愁情鄉思，以及人生之悲感，都會一串一串的從根兒勾引起來。
- (三)那也許就是所謂悲秋。
- (四)有這種經驗的人必是不多的。
- (五)那樣的高曠清遠的調子，在什麼音樂會中可以聽得到！

二 林冲

水滸

……林冲自到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條花鎗，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兩個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林冲和差撥兩個在路上，又沒買酒吃處，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裏面時，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廩。四下里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個林沖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沖分付道：『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沖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大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林沖道：『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裏，你要便拿了去。』

老軍指壁上掛的一個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吃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二三里，便有市井。』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

只說林沖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就牀上生些燄火起來。屋後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里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撻搖振得動。林沖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却纔老軍所說，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吃？』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氈笠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迤邐背着北風而行，那雪正下得緊。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林沖頂禮道：『神明庇祐，改日來燒紙錢。』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沖住腳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個

草尋兒在露天裏。林沖逕到店裏，主人道：『客人那裏來？』林沖道：『你認得這個葫蘆兒？』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林沖道：『原來如此。』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盪一壺熱酒，請林沖吃；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吃了數杯。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鎗挑着酒葫蘆，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仍舊迎着朔風回來。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緊了。

再說林沖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原來……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林沖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林沖把手牀上摸時，只拽得一條絮被。林

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又沒打火處，怎生安排？』想起離了這半路上，有個古廟，可以安身。『我且去那裏宿一夜，等到天明，却作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酒葫蘆，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得廟門，再把門掩上，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掇^一將過來靠了門。入得裏面看時，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個判官，一個小鬼，側邊堆着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有鄰舍，又無廟主。林沖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將那條絮被放開，先取下氈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溼了，和氈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却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地吃，就將懷中牛肉下酒。^{……}

（選自水滸）

註釋 ①廠 藏米穀之處。 ②掇 力×乙，拾取也。

三 王冕的少年時代

吳敬梓

……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說道：『兒阿！不是我有心要
耽誤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一些舊傢伙都當賣了，只靠着我做些針線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僱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得幾錢銀子；你又有現成飯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着，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

當夜商議定了。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間壁秦家。秦老留着喫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着門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放牛都在那裏打睡。又有幾十棵合抱的垂楊

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飲水。小廝，你只在這一帶頑耍，不必遠去。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的；早上還折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喫。只是凡事勤謹些，休嫌怠慢。他母親謝了擾，回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理理衣服，囑付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望。』說罷，含淚去了。

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日黃昏回家，跟着母親歇宿。或遇秦家賣些醃魚、臘肉給他喫，他便拿塊荷葉包了，來家孝敬母親。每日點心錢也不用掉，聚到一兩個月，偷空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闡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逐日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下看。

彈指過了數年，王冕看書，心下也着實明白了。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着。須臾，濃雲密佈，一陣大雨過了，那黑

雲邊上鑲着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山上，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的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畫幾枝？』

……王冕見天色晚了，牽牛回去。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只多着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纔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西孝養母親。

(選自儒林外史)

作者小傳 吳敬梓 一七〇一——一七五四)清安徽全椒人，字敏軒，幼即穎異，善記誦，稍長，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然不善治生，性又豪爽，不數年揮舊產俱盡。後貧甚，至數日不能一飽。晚年自號文木老人，客揚州，尤落拓縱酒，後卒於客中。所著詩說、文木山房集、詩七卷俱不甚傳，惟儒林外史流傳極廣。

註 釋 ①干冕 字元章，號煮石山農，元明間人。宋濂所記與本篇不同，謂其善畫梅，自號梅花屋主。幼貧，父使牧牛，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暮乃返，忘其牛。父怒撻之，已而復然，因去依僧寺讀書。②兩箭之地 凡射箭可及之地謂之『一箭道』。其距離或云二里，或云取射垛一百二十步，或云一百三十步，或云一百五十步，見翻譯名義集。兩箭之地即兩箭道之距離也。③泖 ㄇㄞ，水名。④闢學堂的書客 卽負書籍或筆墨赴學堂版賣之商人。⑤黃梅時候 熟梅時候之稱。風土記：『夏至之日雨名黃梅雨。』儲光羲詩：『五月黃梅時，陰氣蔽遠邇』是也。

四 春天與其力量

愛羅先珂講
周作人譯

朋友們，春天和我們同在了。他主宰我們的田野和我們的園，他統治各處地方。他還要穿到人們的冷的心裏了，還要去敲在黑暗與冷淡裏假寐著的靈魂的門。他用了一片綠的天鵝絨的毯蓋住我們的田野；他用了美而且香的花裝飾我們的園；他使鳥唱戀愛的歌，他使小河低語希望的話，他使柔和的晚風給失望的心帶回他的祕密的親愛的夢。他使我們忘却了長而冷的冬夜的一切的孤寂，冷而暗的冬天的心的背叛；到田野山林裏去的每回的散步，對我們表示一個美之新的世界；每個夜間，在那時新月對了疲倦的大地送下他的溫柔的銀色的接吻，都是一個新的啓示！

我相信，你們各人都愛春天，同我一樣的熱烈；你們各人都比我更明白

的知道他的秘密，比我更深的感到他的可驚的美。

但是倘若春天用了美麗的花的氈毯蓋住我們的田野，倘若他用了香的花裝飾我們的園，倘若他在我們孤寂的心裏喚醒新的精力，倘若他對於我們的絕望的靈魂給予新的氣力，在同時候他又在海上和高山裏興起怎樣有害的狂風，怎樣危險的暴風呵！春天又把怎樣的破壞的急流，從那堆積着冰雪經過了許多長的冬月的山裏，沖到開豁的山谷裏去，他把怎樣的災害的洪水散布於沿河的地域呵！

在每年的春天，有多少船壞在海上，多少性命喪在山裏，多少橋被流去，多少水磨——和村莊被半毀了。

但是要使得幾隻船不毀壞，幾條性命不喪失，要使得許多橋梁水磨和村莊保全了——那麼我們情願春天永不會來。帶着冰雪的冷的冬天應當

永久存留麼？決不然的。我們所願望的只是在全國裏造起許多溝渠和蓄水池，讓春天的水流到國裏最遠的角落去，使荒蕪不毛的地變成豐饒。那麼，春天的洪水，正如尼羅河^一的洪水之於埃及^二，可以成爲人民的大祝福而不是一個詛咒了。

人類的歷史正如任何國民的歷史一樣，可以分作多少的大的年歲，或大的時代，如我們普通所說；每一個這樣的時代各有他自己的春，以及他的秋天和冬天。

新時代的這樣一個春天正在地上的時候，人們的心跳的比平常更快，頭腦動作的更活潑，感覺更爲銳敏，情感更爲強烈，人的道德更爲有効，他的壞處和過失也更爲厲害了。每個新時代的春天使人類的活動增加氣勢，將大的精力灌注到人生一切的機能裏去。他使詩人去尋求一種新的表現；

的節奏，新的和諧的韻，做他的美麗的詩；他使畫家去尋求新的奇妙的色彩，光與影的新的奇妙的配合；他使雕刻家在少年女子裏看出美麗的威奴思，^④ 在少年男子裏看出神一般的亞頗羅。^⑤ 他使音樂家能夠把小河的低語和白楊的私語放到快活的諧調裏，把月光的溫柔的銀色的洪流收入不朽的琴歌裏去；他使建築家用了花崗石塊唱崇高的心靈的頌歌，用了大理石和青銅爲人類的幸福而祈禱；他使哲學家能夠對於人生不可解的問題得到一個新的解決，對於人類的迫切的疑問得到一個新的答案。這樣的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新時代的春天的可驚的力量。

(選自過去的幽靈及其他)

作者小傳

愛羅先珂 (Vasely Eroshenko) 乃盲詩人，嘗懷吉它 (Guitar)，四處漂泊，並曾至

中國與日本。其著作以童話爲多，漢譯本有愛羅先珂童話集、世界的火灾、枯葉雜記、幸福的

船等。童話劇有桃色的譯本，演講有過去的幽靈筆記本。一九二七年曾喧傳其逝世，惟據周作人言，則似尚可疑也。蓋未知又向何處漂泊矣。

註釋 ①水磨 卽水碓，當水勢湍急之處，藉水力以舂米之具也。 ②尼羅河 爲非洲有名之大河，依時氾濫，水退後，兩岸地甚肥沃。 ③埃及 國名，在非洲東北部。 ④威尼斯

(Venus) 為美與戀愛之女神。 ⑤亞頗羅 Apollo 太陽之神，又為生長與青春之神。

五 希望

謝寅

阿鳳的丈夫當兵去了，伊也就進城來做雇工。主人是一個營長，面皮很黑，說話的聲音也很高，一看就知道是一個性情暴烈的人。主人動不動就要打人。阿鳳是一個鄉下人，又初到主人家，那裏曉得規矩。

『好賤貨！你倒像一個主人了，喚你也喚不動；下次再如此，非滾出去不可。』

主人罵伊了；伊不知道怎樣對待主人，兩隻烏越越的眼睛呆呆地動也不動，因為伊的聽覺沒有受過這樣的刺激。

從此以後，主人無日不罵，伊也聽慣了。

有一天，主人打了伊幾下，伊實在不能再忍，伊哭了，流了些眼淚，衣上有幾滴，地上也有幾滴。

當晚做完了事，伊就睡了，翻來覆去，總是不能睡着，伊閉着眼想：『這個主人如此，換個主人想也如此，我又何必去呢！』

伊又想：『主人是一個營長，聽說從前是當兵的。他不也是一個兵嗎？主人能做營長，他就不能做營長嗎？他若做了營長，他一定來接我；我不是營長

的太太嗎？那時候，我也用一個使女，我待伊好好的，決不像主人那種樣子。』

伊想到這裏，心裏非常歡喜，日間所受的痛苦都忘了。

第二天，天才亮，伊就起來。花呀，鳥呀，貓呀，狗呀，都現出可愛的樣子，好像歡迎伊似的；伊也對着他們笑了一笑。

從此以後，主人打伊，罵伊，伊都不覺得有什麼痛苦了。因為伊有了希望，所以無論受了什麼刺激，伊的精神都是快慰的。

天冷了，空中結着凍雲。主人房裏的火爐熊熊的燒着，煤氣從煙囪裏出來，佈滿了庭園的空間。阿鳳兀自一個人坐在房內，低着頭，也不說話。這時候頗呈寂靜，祇有一個老鴉在樹頭下啞啞的叫了幾聲。

忽見門房的老頭兒走進來說：『外面有人找阿鳳，阿鳳快出去。』

阿鳳聽了這話，忙從房裏出來，問這老頭兒道：『這個人看起來有多大

年紀？

老頭兒說：『三十歲左右。』

阿鳳聽了，即時向大門口來，一邊走，一邊心裏想：『定是他來了。』

伊出了大門，向左一看，沒看見什麼；向右邊看，卻看見他了。他不是一個營長的樣子，卻是一個乞丐的樣子。

阿鳳見了以後，霎時間薔薇色的面龐變成慘白色了；立在門口，動也不動。褐色的柳條，被風吹着，飄來飄去。太陽也不高興似的，懶洋洋的往地下去了。

六 海濱的秋宵

陳醉雲

浴着午後的秋陽，從輪舟機一集的新關碼頭上了汽油船，去赴 S 女士的宴會。這是一隻特備的接客船，主人怕我們口渴，在船艙中預備了許多瓶汽水，但沒有一隻可倒汽水的杯子，我連着瓶子喝了一瓶，勸同行的 T 姑娘也照樣的喝，可是 T 姑娘始終保持着溫雅的態度，雖然口渴祇說不渴，終於沒有舉瓶而喝。

船開行時，似乎不十分快。黃浦江兩岸的景物，雖然頗有可觀，但因為天氣太熱，凭在窗口，熱風撲面，每每使眺望的時間不能持續較久，偶然天上蒙着一片陰雲，見陽光不能直射船上，我便立刻鑽到船首的艙面上去，果然覺得涼快不少；眼前的景物，也頓覺豁然開朗，不復似管中窺天一般的爲船窗

所限制。但不久陰雲消逝，依然陽光滿船，立在船首，雖可披襟當風，但已禁不住汗流浹背，祇得仍舊躲入艙中。幸而兩岸的蟬聲漸繁，船已漸漸的近吳淞了。

船到吳淞，上了岸，略走幾步，便到了海濱旅館。進了樸素的籬門，祇見敞軒上紅衫白裙，相映成趣，已先有許多客人在那裏了。這時，海濱的涼風吹上几席，暑氣已經全消。白衣的侍者送上茶點，主人更殷勤相勸。吃過茶點，略坐片刻；因為時候還早，便跑到外面去散步。旅館前面，有一條石的隄岸，這裏便是吳淞江入海的江口。差不多也可算是近海的海灘了，但是隄外祇有粗碩的亂石，並沒有美麗的貝殼和石片，水流也非常渾濁，不是一個水明沙淨的理想海濱。有幾個善於弄波的女賓，穿了浴衣，在水中游泳，但因為這裏不適宜於海水浴，似乎也沒有甚麼興味，雖然有許多看的人在岸上竭力鼓掌。

大約是六點鐘的時候，許多賓客們都回到旅館，就了席次；一行幕着白布的長檯，兩旁都錯雜相間的坐滿了男女賓客，這裏是比廊闊一點的長軒，前面有竹的欄杆，欄上竹絲的簾子高高地捲着。向晚的涼風著意吹拂，一無阻礙。後面的玻璃窗也豁然開着。坐在席上的人，前面可以望見隔岸的雲山和江上的烟波浩渺地遠連海口，後面可以窺見村落中的古樹和茅舍。許多賓客們正在紛紛談笑的時候，忽然有人嚷道：「呵，看啊，這個美麗的奇景！」

大家聞聲抬起頭來看時，原來前面江上一輪明月，已經漸漸的升起；後面窗外一輪紅日，正在漸漸的西沉。新升的月和將落的日遙遙相對，形成了美妙無比的奇景。這真是一種意外的收穫，陡然增加了座中不少的贊嘆。在我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這種美妙的奇景。不錯，原來這一天正是陰曆的七月十五日；十五日即所謂『望』，『望』的意義，原是日月相對呵！

在刀叉鏗鏘的聲音中，一輪明月已悄悄地升得很高，月光與燈光交相輝映，使玻璃的杯盃分外晶瑩。吃過了幾樣菜之後，座客多離座休息，我便把坐椅移近軒前的竹欄，去倚着欄杆看月。只見一片皎潔的清光，朗照着江上海上，像銀鱗一般的浩渺無際。在日間原是一種黃濁的水波，想不到經過月光一番美化，竟有這樣說不盡的佳妙。遠處張着白帆的漁船，好像弄潮的海鷗，展着翅膀一般；有時偶有小的輪舟，帶着月光從江中駛過，也比平時幽倩動人。海濱燈標上的燈光，時明時滅，作很勻稱的閃爍，但為月光所掩，並不十分強烈。在月色的光被中，一切都很美妙，使人作深沉的遐想，在這裏凭欄望月的人，或坐或立，全都默然無語，即使偶然說話，也用輕微的語調，並不妨礙他人的靜默……

在餐席上有許多一縷縷的煙紋，從各人口中噴溢出來，好像渺遠的小

城市中的炊煙，錯錯落落的在晴空中飄漾；更有酒氣，在微微的氤氳着；雖然有晚風的盪滌，但多少總含有幾許使人迷惘的刺激性，而增加了沉醉的成分。餐後向主人道謝作別，仍和 T 姑娘同行，離開了人影憧憧的所在，踏上了帶着沙質的途徑，路旁生着一叢叢的蘆葦，清寂的月光，照在地上，照在蘆葦的葉上，照在行人的身上，使人心胸中頓然清涼不少……

從海濱旅館出來，繞了幾個灣，便到吳淞鎮的車站。火車還沒有來，尙須等待片刻。不知爲甚麼緣故，車站上的電燈忽然熄滅，但站外的月光，更顯得明澈如畫了。我們在站外的月臺上往來走着，涼月在天，人影在地；近處的田塍，遠處的屋宇，都沾染着一種銀灰色的幽輝，充分地顯出秋夜的特殊的風趣。隆隆然的一陣，火車開到了，汽笛衝破了寂寞，立刻就有一道很長的黑影橫亘在月臺前面。一會兒，它——火車——就駛了，倦遊的人們，向着上海駛

去。車窗外的團圓的月亮，好像站在天上相送，依舊保持着原有的不即不離的距離。路旁的幽靜的景物，一瞥即逝，欲待拭目重認，便已滿眼全非。在時間的軌道上，渡越人生的旅程，誰又不是這樣的匆匆呵！

在火車中，雖然這次的乘客不多，一個人可以占一條坐椅，但總覺得跼促不舒；尤其是車中的昏黃的電燈，乘客喧噪的劇談，使人發生躁意。「假使這次的歸途，取道黃浦江，坐在汽油船的頂上，在卅里的月明中，暢看兩岸的景致，將不知增添多少興趣！至於去的時候，假使捨舟坐車，也可以減少長時間的熱悶了。」我坐在車中，禁不住這樣反覆地想着。火車過了幾個站，輪軸的轉動聲便漸漸和市聲混合，我們又重復到了車馬喧闐的上海。

（選自賣唱者）

作者小傳

陳醉雲，名逸，浙江嵊縣人，著有詩集玫瑰，小說春曉中的男女遊子的夢，散文賣唱

者。

註 釋 ①檮 二，或作𦵹，附船著岸也。②管中窺天 言所見之小也。莊子：『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覬亦作窺。漢書：『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晉書：『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③披襟當風 傳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

七 伊和他

葉紹鈞

溫和慈愛的燈光照在伊豐滿渾圓的臉上；伊的靈活有光的眼直注在小孩——伊右手圍住他的小腿，左手指撫摩他柔軟的短髮——的全身，自項至踵無不周遍；伊的心神滲透了他全身了。他有柔滑如脂的皮膚，嫩鴉似的臂腕，肥美鮮紅的雙頤，澄清晶瑩的眼睛，微低的鼻，小小的口；他剛纔滿兩

歲。伊抱他在懷裏，伊就抱住了全世界，認識了全生命了。

他經伊撫摩頭髮，回頭看着伊，他臉上顯出來的意象，彷彿一朵將開的花。他就回轉身來跪在伊懷裏，舉起兩隻小手捧着伊豐滿的面龐，還將自己的面龐湊上去偎貼着，叫道：『媽！』小手不住的在伊臉上輕輕的摩着，拍着。這是何等的愛，何等的自然，何等的無思慮，何等的美妙難言。

鐘擺的聲音格外清脆，發出一種均勻的調子，給人家一個記號，指示那生命經歷『真時』。不絕的在那裏變化長進。伊和他正是這個記號所要指示的，他們的生命、他們的愛、他們愛的生命正在那裏綿延的迅速的進化哩。

他的小眼睛忽然被桌上一個鎮紙的玻璃球吸住了，他的面龐便離開了伊的，重又回轉身去，取球在手裏。『紅的……花白的……花』他指着球

裏嵌着的花紋，相着伊又相着花紋，全神灌注的，十分喜悅的告訴伊。他的小靈魂真個開了花！

『你喜歡這花呀。』伊很真誠的吻他的肩，緊緊的依貼着不動。

他將球旋轉着；他小眼睛裏的花刻刻有個新的姿態；他的小口開了，嘻嘻的笑個不住。伊仍舊伏着看他，仍舊不動。

『天上……紅的……雲白的……雲，紅的……星，白的……星！』他說着，一臂直伸，指着窗前，身體望側傾斜，『媽，那邊去。』伊就站了起來，抱他到窗前。一天的月光正和大地接吻，溫和到極點，慈愛到極點，不可言說。

『天上有亮麼？』伊發柔和綿美的聲音問。

『那邊，亮一個……星！四個星！六個星！十一個星！兩個星！……』

一隻戀月的小鳥展開雙翅，在空碧的海裏浮着。離開月兒遠了，又折轉

來浮近去，充量呼吸那大自然的恩惠。

那小鳥又印入了他澄清晶瑩的小眼睛裏了。他格外的興奮，舉起他握球的小手，「一個……蜻蜓！來……捉他！」就將球擲去。那球拋不到五寸就下墜，打着在伊左眼的上角，從伊的臂上滾到地上。

伊受了劇烈的痛了，有幾秒鐘功夫伊全不感覺什麼。後來纔感痛，不忍的痛！伊的眼睛張不開了，但能見無量數的金星在前面飛舞。眼淚汨汨的湧出來，兩頰都濕了。伊的面龐伏在他小胸口，仰不起來。

這個時候，他臉面的肌肉都緊張起來；轉動靈活的小眼睛竟呆了，端相着伊，表顯一種恐懼、懊悔、乞恕的神情——因為他聽見玻璃球着額發出的沈重的聲音——彷彿他震動的小靈魂在那裏說道：「這怎樣？沒有這回事罷！」

伊痛得不堪，淚珠伴着痛滴個不休；面龐還是伏在他的小胸口。他慢慢的將小手扳起伊的面龐。伊雖仍舊是痛，卻不忍不隨着小手的力仰起來。

伊的面龐變了；左眼的上角高起了一大塊，紅而近紫，眼淚滿面，照着月光，有反射的光。伊究竟忍不住這個痛，不知不覺舉起左手按那高起的一塊。

他看了，上下脣緊闔併爲一線，向兩邊延長，動了幾動。終於忍不住，大張他的小口，啞的哭了出來。紅蘋果似的兩頤被他澄清晶瑩的泉源裏的水洗得通濕。

伊趕忙吻他的額，臉上現出美麗的、感動的、心底的笑——和月一樣的笑。這時候，伊的感覺一定在痛以上了。

(選自隔膜)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二篇籃球比賽。

註釋 ①眞時 柏格森創化論中術語。

文法 二、白話的後附加動詞 白話的後附加動詞有『得』『了』『着』『起來』『去』等。現在各舉一例在下面：

這屋如何『過得』一冬。——林沖

這時候祇有一隻老鴉，叫了幾聲。——希望

高潮的海鷗，展着翅膀。——海濱的秋宵

伊就『站』了『起來』

他重又『回轉』身『去』

在括弧裏面的字就是動詞和牠的後附加動詞。

練習

試指出下面各句裏的助動詞，並指出牠所助的動詞來：

(一)一片皎潔的清光，朗照着江上海上。——
海濱的秋宵

(二)小鳥離開月兒遠了，又折轉來浮近去。

(三)入得裏面看時。——林沖

(四)伊不忍不隨着小手的力仰起來。

(五)伊哭了，流了些眼淚。——希望

八 秦淮健兒傳

李漁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黑。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怙恃交失，鞠於外氏。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爲健兒。健兒與羣兒鬪，莫不辟易。羣兒結數十輩以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憇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豚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

敢相觸，爲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兄，兩脰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咷咷笑，鄉人闔焉。

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傳，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奪撲裂眦曰：『功名應赤手致，焉用璵璵章句爲？』師出，卽與同塾諸兒鬪。諸兒無完膚。又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則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於外，爲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歧亡。主人怒，復見擯。時已弱冠矣。

聞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卽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鬪，力斃之，罪當死。遂棄官逃之，泗易姓名，隱於庖丁民家。有犧，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背，以斧砍牛臀。牛畏痛，迅奔若風，追之莫及。次日亡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

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憑。市中惡少，推爲盟主。晝縱六博，夜遊狹斜，自恃日甚。嘗嘆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干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向所屠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

將歸，飲於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砍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有能取得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釀於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豎功於邊陲，今挂冠微服，牛耳。』於泗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千千敵，遇萬萬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泗。』後

生曰：『予小子亦泗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乎？』後生曰：『習矣，而未闊。』健兒援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彀。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鷺唳空，後生一發飲羽，鷺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劇曰：『此割鷄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鉤；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籌『腰間物，非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票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其欲。後生曰：『無用物，盍解腰纏來獻？』健兒解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萊，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

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於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兄弟？』遂不歸，向一郵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輒恧恧^④，欲死。

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都，似五陵^⑤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無人。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偕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晰若處子，等閒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末坐一冠者，似嘗謀面，睇^⑥視之，則向斬馬刦財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尙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疇昔途中解囊纏贈我者，非子而誰？我儕豈攘攫者流？特於郵旁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來與子雌雄，不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

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投劍怒目曰：『物爲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不敢取，安用此懦夫爲？』健兒懼，急內袖中，乃治雞黍爲懽，諸後生不肯留，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衆乃止。時爨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隣，後生指屋旁枯株謂之曰：『盍載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爲也。』總角者以兩手抱株，左右數撓，株已臥矣。遂拔劍砍旁柯燃之，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曩日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選自一家言）

作者小傳

李漁字笠翁，清蘭溪人，曾著一家言，中有閒情偶寄，論曲極精到，又有十種曲與小

說十二樓，以十種曲爲最著名，其中尤以風箏誤爲不可多得之喜劇。

註釋 ①脅 脊骨也。體力曰脅力。②牛耳 左傳『衛人請執牛耳』疏『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蒞之，埤雅：「牛耳無竅，盟者聽於人神」，故使牛耳正以不聽爲戒。』③穀弓滿也。④恧 出也。⑤五陵 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⑥睇 力，目小視也。
文法三，形容詞的分類 形容詞可分爲性態、數量、指示、疑問四種。這四種分別如下：

性態形容詞——『健』兒

形容詞分類
數量形容詞——『二』尺

指示形容詞——『此』事

疑問形容詞——『誰』家

『健』、『此』、『誰』分別形容名詞『兒』、『尺』、『事』、『家』。

練習

試辨別下面各句中形容詞的種類：

(一) 嘗以一掌斃一犬。

(二) 後生轉以溫言慰之。

(三) 『君腰短刀，必善擊刺。』

(四) 『何顏復見諸弟兄？』

(五) 『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

九 燈下

羅黑芷

這是一盞燈光，從這白光球裏撒出而顫抖着延長開去的柔軟的光芒，一觸到這幾個露出半截身軀在桌邊的小孩們的臉上，便迸出喜悅來，融化到那紅色的頰肉裏去了。

在這一剎那，他們的舉動，彷彿都在靈肉內潛行着，從灼灼的眼睛裏，跑

到那傾聽着什麼響聲的耳朵裏。

這燈光故意飄到這房外的一角，模糊照見那灣角裏有一床架，床下黑暗中，彷彿有很奇怪的東西伏在那兒。

小孩們都知道那是什麼。

忽然一個小小動物初生到這世間來的鳴聲刺破了這靜寂。桌子邊這許多的小嘴唇一齊微微張開，而出人不意地先由一個最小的口中迸出祝賀的大笑來。這笑聲立刻又被吞併在同時勃發的許多大笑聲浪裏了。

許多急忙的手扶在那些椅背上，急忙的膝頭滑下了椅子的邊，急忙的脚步響到了房門口，急忙的矮小身軀齊蹲伏到地上，急忙的眼睛齊向那床下辨視，然而只有一個悄悄的聲音說：

『看，看兩個，三個都是黑白花的小貓咪！』

她們站立起來，互相微笑地看著，有說不出的什麼盤據在她們底小小心中了。那個梳着一尺長的髮辮的大姐姐便開始拍手歌唱；歌聲與笑聲相和而雜作。

那盞燈蓋下的白光球喜洋洋地瞧著她們。因為可愛的心正燦爛地祝賀著這生命的嚴肅的時刻。

(選自牽牛花)

作者小傳 羅黑芷(一八九一—一九二七)名象陶，字晉思，黑芷爲其號，一作黑子，原籍江西

南昌，日本慶應大學文科畢業，歸國娶於湘，遂卜居焉。所作沈鬱苦悶，有北歐風。遺著《春日、醉裏、牽牛花》，僅三卷而已。

一〇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予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闌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

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殆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闔，先妣嘗一至。嫗每

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予泣，嫗亦泣。

予自束髮^①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扉，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②至，曰：『此吾祖太常公^③宣德^④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

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予局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凭几學書。吾妻歸甯，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吾妻死，室壞不修。予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⑤，如蓋矣。

(選自震川集)

作者小傳 歸有光(一五〇六——五七一)明崑山人，字熙甫。古文爲桐城派遠祖，著有

震川集。人謂其文得力於史記。

註 釋 ①項脊軒 宋時有歸道隆者，居太倉之項脊涇，爲熙甫之遠祖，軒之取名以此。 ②

滲漉 戶~~口~~为~~火~~水由微孔下漏也。 ③櫛 戶~~口~~闌也。 ④斑駁 龐雜也。 ⑤釁 方

ㄨㄣ，以火炊物也。 ⑥大母 祖母也，姓夏氏。 ⑦呱 ㄍㄨㄚ，小兒啼聲。 ⑧束髮 成童之

年也。 ⑨象笏 笏一名手版，明制四品以上用象牙。 ⑩太常公 夏仲昭，官太常侍卿，亦

崑山人。 ⑪宣德 明宣宗年號。 ⑫亭亭 言立貌。

文法 四作動詞用的連字形容詞 中國文法不一定每句都有動詞。例如：

『庭階寂寂。』

這就可以成爲一句話。我們自然也可以像這樣解釋：庭階是主語，敍述語「是」字省略掉了，

此句是不完全自動語句，『寂寂』是連字形容詞，也就是省略掉了的『是』字的補足語。但這樣究竟太麻煩，所以我們不如直接了當的稱『寂寂』爲敘述語的本身，是由連字形容詞轉來的連字動詞。

練習

試說明下面的連字是(一)副詞，(二)形容詞還是(三)動詞：

(一)風移影動，珊珊可愛。

(二)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

(三)『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

(四)庭有枇杷樹，今已亭亭如蓋矣。

(五)伊吻他的肩，緊緊的依貼着不動。——伊和他

一一 雪遘

鈕 穎

海寧查孝廉培經，字伊璜，才華豐艷，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憇，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飢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巵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頹臥吳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遂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歡，覩其衣極襤縷，何以

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

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諗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一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奕，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遭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

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

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衣履之資，遣歸粵東。

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羅雉，失業蕩產，寄身

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艤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買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結義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撫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溪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筭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著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

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

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盛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贈。鑛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駒②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報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

先是著③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

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

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尚存。

（選自觚賸）

作者小傳 錚琇，清吳江人，字玉樵，著有觚賸。康熙時知高明縣。

註釋 ①雪達 清王士正吳順恪六奇別傳與此篇大同小異，又蒲松齡大力將軍（聊齋志異）亦記此事。②醅 又，酒未濾也。③曲逆 河北蒲陰縣陳平封地。④潢 積水池也。⑤衡門 詩經『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橫木爲門，言其卑陋也。⑥驕 卫，前導與從騎。⑦若 卽茗溪，在浙江天目山畔。

文法 五副詞的分類 副詞凡分六類：

(A) 時間副詞 例：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

(B) 地位副詞 例：『博』求三吳名士。

(C) 性態副詞 例：孝廉『熟』視良久。

(D) 數量副詞 例：復『熾』炭發醱。

(E) 否定副詞 例：『未』可得也。

(F) 疑問副詞 例：『安』用此爲？

六，文言的綴字副詞 副詞常有下面綴『然』『如』『乎』『焉』『爾』等字的。例如：
英石峯『歸然』尚存。

『歸』綴以『然』字，狀動詞『存』字。

七，連字副詞與形容詞 例如：

『灼灼』的眼睛。——燈下

『灼灼』是連字形容詞，因為牠是形容名詞『眼睛』的。副詞決不能形容名詞。又如：

小嘴唇一齊，微微『張開——燈下



『微微』是連字副詞，因為牠是狀動詞『張開』的。

練習

試分別下面各句中的副詞（屬於六類中之何類）綴字副詞與連字副詞以及連字形容詞：

(一)而孝廉頹臥吳木矣。

(二)焉用璣璣章句爲——秦淮健兒傳

(三)早失父兄。

(四)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

(五)六奇獨貿貿然來。

二 東西文化的界線

胡 適

我離了北京，不上幾天，到了哈爾濱。在此地我得了一個絕大的發現：我發現東西文明的交界點。

哈爾濱本是俄國在遠東侵略的一個重要的中心。當初俄國人經營哈爾濱的時候，早就預備要把此地闢作一個三百萬居民的大城，所以一切文明設備，應有儘有；幾十年來，哈爾濱就成了北中國的上海。這是哈爾濱的租界，本地人叫做『道裏』；現在租界收回，改為特別區。

租界的影響，在幾十年中，使附近的一個村莊逐漸發展，也變成了一個繁盛的大城，這就是『道外』。

道裏現在收歸中國管理了，但俄國人的勢力還是很大，向來租界時代

的許多舊習慣至今還保存着，其中的一種遺風就是不准用人力車（東洋車。）道外的街道上都是人力車；一到了道裏，只見電車與汽車，不見一部人力車。道外的東洋車可以拉到道裏，但不準再拉客，只可拉空車回去。

我到了哈爾濱，看了道裏與道外的區別，忍不住嘆口氣，自己想道：這不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界點嗎？東西洋文明的界線只是人力車文明與摩托車文明界線——這是我的一大發現。

人力車又叫做東洋車，這真是確切不移。請看世界之上，人力車所至之地，北起哈爾濱，西至四川，南至南洋，東至日本，這不是東方文明的區域嗎？

人力車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馬的文明；摩托車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機械來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馬看待，無論如何，夠不上叫做精神文明；用人的智慧造作出機械來，減少人類的苦痛，便

利人類的交通，增加人類的幸福，——這種文明却含有不少的理想主義，會有不少的精神文明的可能性。

我們坐在人力車上，眼看那些圓顱方趾的同胞，努起精肉，彎着背脊梁，流着血汗，替我們做牛做馬，拖我們行遠登高，爲的是要掙幾十個銅子去活命養家——我們當此時候，不能不感謝那發明蒸汽機的大聖人，不能不祝福那制作汽船汽車的大聖人，感謝他們的心思才智，節省了人類多少精力，減除了人類多少苦痛！你們嫌我用『聖人』一個字嗎？孔夫子不說過嗎？『制而用之謂之器。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孔老先生還嫌『聖』字不夠，他簡直要尊他們爲『神』呢！

作者小傳 胡適（一八九〇——）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著有胡適文

存、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先秦名學史、嘗試集等。

註釋 ◎制而用之四短句 見周易繫辭傳。

一三 藤野先生

魯迅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羣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頸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裏有幾本書賣，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裏面的幾間洋房裏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

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
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却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
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打；冬天冷得利害；還
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爲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繫住菜根，倒
掛在水果店頭，尊爲『膠菜』。福建野生着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
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
幾個職員還爲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裏去，初冬已
經頗冷，蚊子却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

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却以爲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却，也只能別尋相宜的住處了。於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鬚，戴着眼鏡，挾着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着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

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藥，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裏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着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麼？』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喫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裏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牠。現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着，心裏却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的情形，我心裏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

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爲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樣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一看纔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裏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却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託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裏却早受了他的影響。

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我豫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纔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爲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纔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却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託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

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參觀鎗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微生物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刻，便映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鎗斃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羣中國人；在講堂裏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却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鎗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却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爲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歎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裏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着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爲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却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爲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爲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爲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爲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將作爲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塗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爲『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

的文字。

(選自朝華夕拾)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十七篇風箏。

註 釋 ①朱舜水 明浙江餘姚人，名之瑜，字魯璵，舜水其號。清兵陷南都，避地交趾，旋還舟山，往日本乞師，日本水戶藩主德川光國賓禮之，然乞師之舉終不就道，卒於日本，年八十二。
日本學者私謚文恭先生，著有舜水文集。舜水學無不通，有裨於日本學術不少。

一四 促織

蒲松齡

宣德間宮中尙促織。一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欲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鬪而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里正。市中遊俠兒得佳者籠養之，昂其值，居爲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

邑有成名者，操生童業，久不售。爲人迂訥，遂爲猾吏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能脫。不終歲，薄產累盡。會征促織，成不敢斂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鬱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覓，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歸，提竹筒絲籠，於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卽捕得兩三頭，又劣弱不中於款。宰嚴限追比，旬餘杖至百。兩股間膿血流離，並蟲亦不能行捉矣。轉側牀頭，惟思自盡。

時村中來一駝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資，詣問見紅女白婆，填塞門戶。入其舍，則密室垂簾，簾外設香几。問者爇香於鼎，再拜。巫從傍望空代祝，脣吻翕翕，不知何詞。各各竦立以聽。少間，簾內擲一紙出，卽道人意中事，無毫髮爽。成妻納錢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頃，簾動，片紙抛落，視之，非字而畫，中繪殿閣，類蘭若。後小山下怪石臥，鍼鍼叢棘，青麻頭伏焉。旁一蟆，若將躍舞。展玩不

可曉，然賭促織，隱中胸懷。摺藏之，歸以示成。成反復自念，『得毋教我獵蟲所耶？』細瞻景狀，與村中大佛閣逼似。乃強起扶杖執圖，詣寺後，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見蹲石磷磷，[◎]儼然類畫。遂於蒿萊中側聽徐行，似尋鍼芥，而心目耳力俱窮，絕無蹤響。冥搜未已，一癩頭蟆，猝然躍起，成益愕。急遂趁之，蟆入草間。躡跡披求，見有蟲伏棘根。遽撲之，入石穴中。掭[◎]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狀極俊健，逐而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項金翅。大喜，籠歸，舉家慶賀。雖連城拱璧不啻也。上於盆而養之。蟹白栗黃，備極愛護，留待限期，以塞官責。

成有子九歲，窺父不在，竊發盆。蟲躍擲逕出，迅不可捉；及撲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須就斃。兒懼啼告母。母聞之，面色灰死，大驚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與汝覆算耳！』兒啼而去。未幾，而成歸，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兒渺然不知所往。旣而得其尸於井，因而化怒爲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烟；相

對默然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墓葬。近撫之，氣息惙然，喜寘榻上。半夜復甦。^十夫妻心稍慰。但兒神氣癡木，奄奄思睡。成顧蟋蟀籠虛，則氣斷聲吞，亦不復以兒爲念。自昏達曙，目不交睫。

東曦^{十一}旣駕，僵臥長愁。忽聞門外蟲鳴，驚起覩^{十二}視。蟲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虛若無物。手裁舉，則又超忽而躍。急趨之，折過牆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顧，見蟲伏壁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頓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彷徨瞻顧，尋所逐者。壁上小蟲，忽落衿袖間。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脰，意似良喜而收之。將獻公堂，惴惴^{十三}恐不當意。思試之，鬪以觀之。

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蟲，自名蟹殼青。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居之以爲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逕造廬訪成，視成所蓄，掩口葫蘆^{十四}而笑。因出己蟲，納比籠中。成視之，龐然修偉，自增慚怍^{十五}，不敢與較。少年固強之。顧念蓄劣物，

終無所用，不如拌[◎]博一笑。因合納鬪盆。小蟲伏不動，蠢若木雞，少年又大笑。試以猪鬃，[◎]撩撥蟲鬚，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撩之，蟲暴怒，直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蟲躍起，張尾伸鬚，直龁[◎]敵領。少年大駭，急解令休止。蟲翹[◎]然矜鳴，似報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雞瞥來，逕進以啄。成駭立愕呼。幸啄不中，蟲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逐逼之，蟲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知所救，頓足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撲，臨視，則蟲集冠上，力叮不釋。成益驚喜，掇置籠中。

翌日進宰，見其小，怒訶[◎]成，成述其異。宰不信，試與他蟲鬪，蟲盡靡。又試之，雞果如成言，乃賞成。獻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疏其能。旣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蝴蝶、螳螂、油利撻、青絲額，一切異狀，徧試之，無出其右者。每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臣名馬衣綬。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免成役；又囑學使俾入邑庠。後歲餘，成子精神復舊，自言：

『身化促織，輕捷善鬪，今始甦耳。』撫軍亦厚賚卽成。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跋卽各千計，出門，裘馬過世家焉。

(選自聊齋志異)

作者小傳 蒲松齡(一六三〇——一七一五)字留仙，號柳泉，山東淄川人，新城王漁洋奇其才，謂非尋常流輩所可及。著述甚富，惟以聊齋志異傳。

註 釋 ①促織 蟋蟀之別名，一作趨織。爾雅疏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 ②黠 ㄒㄧㄚˊ，

慧也。 ③訥 言呐，遲鈍也。 ④爇 ㄩㄝ，燒也。 ⑤竦 ㄉㄨㄥˇ，懼也；又，敬也。 ⑥蘭若

僧居也。本梵語阿難若之省，其義卽空淨閑靜之處。若字白樂天作惹字押，上官儀則押如灼

字。 ⑦磷磷 高峻貌。 ⑧掭 戶，挑剔燈火之杖也，借作挑解。 ⑨連城 史記廉頗藺相

如列傳『趙得楚相氏璧。秦昭王遺趙王書曰，「願以五十城而易璧。」』 ⑩甦 死而更生

也。 ⑪瞞 日色也。 ⑫覘 虫豸偷看也。 ⑬端 虫豸，憂懼也。 ⑭葫蘆 笑也。孔叢

子：『韋君葫蘆大笑。』 ④怍 工ㄨ，愧也。 ⑤𢂔 ㄉ，棄也。 ⑥𩷇 ㄌ一ㄕ，長鬚也。
⑦𦵹 ㄏㄢ咬也。 ⑧翹 ㄅ一ㄙ，高貌。 ⑨訶 ㄏ，大言而怒也。 ⑩賚 ㄉㄞ，賜予也。
⑪蹠 ㄥ一㄄，口也。

一五 莖老人傳

周容

莘老人者，慈水人也。子傭出，獨與嫗居渡口。一日有書生避雨檐下，衣溼袖單，影乃爲瘦。老人延入座，知從郡城就童子試歸。老人略知書，與語久，命嫗煮芋以進，盡一器，再進，腹爲之飽。笑曰：『他日不忘老人芋也！』雨止，別去。

後十餘年，書生用甲第爲相國，偶命廚者進芋，輒箸歎曰：『何向者祝渡老人之芋之香而甘也。』使人訪其夫婦，載以來。丞尉聞之，謂老人與相國有

舊邀見講鈞禮。○子不備矣。至京相國慰勞曰：『不忘老人芋，今乃煩爾媼一
煮芋也。』已而媼煮芋進，相國亦輶箸曰：『何向者之香而甘也！』老人前曰：
『猶是芋也，而向之香且甘者，非調和之有異，時位之移人也。相公昔自郡城
走數十里，困於雨，不擇食矣。今者堂有鍊珍，[◎]朝分尙食。[●]張筵列鼎，尙何芋
是甘乎！老人猶喜相公之止於芋也。老人老矣，所聞實多。村南有夫婦守貧者，
織紡井臼，佐讀勤苦，幸獲名成，遂寵妾媵。[◎]棄其婦，致鬱鬱死，是芋視乃婦也；
城東有甲乙同學者，一硯一燈，一牕一榻，晨起不辨衣履，乙先得舉，登仕路，聞
甲落魄，笑不顧，交以絕，是芋視乃友也；更聞誰氏子讀書時，願他日得志，廉幹
如古人某，忠孝如古人某，及爲吏，以污賄不飭罷，是芋視乃學也；是猶可言也。
老人隣有西塾，聞其師爲弟子說前代事，有將相，有鄉尹，有刺史守令，或綰黃
紝紫，[●]或攬裳裳帷。[●]一旦事變中起，釁孽外乘，輒屈膝叩首，迎款。[●]惟恐或

後，竟以宗廟社稷身名君寵，無不同於芋焉。然則世之以今日而忘其昔日，豈獨一箸間者！老人語未畢，相國遽謝曰：『老人知道者！』厚資而遣之，於是芋老之名大著。

（選自春酒堂詩文集）

作者小傳 周容，明遺民，字茂三，一字鄧山，浙江鄞縣人。明諸生，國變後爲僧，已以母在返初服，踪跡遍天下。有以博學鴻詞薦者，以死拒，著有春酒堂詩文集若干卷。

註 釋 ①慈水 卽慈谿，在今浙江慈谿縣南。②祝渡 渡名慈谿縣西南三十里有祝家渡。③鈞禮 鈞同均，以平等禮相待也。④鍊珍 珍羞之精練者。皆異錄《段文昌丞相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行珍館。》⑤朝分尚食 天子掌膳之官名，尚食此指御膳言。朝分，朝庭所分賜也。漢書惠帝紀：『宮官尚食比郎中。』⑥腰 妾也。⑦綰黃紝 黃謂印，繰謂綰，綰也；紝，纓也。⑧擗裳裳帷 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駿駕，

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至，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歎震。⑨迎款 款附也，謂迎迓而服從之也。

一六 市聲說

沙張白

鳥之聲聚於林，獸之聲聚於山，人之聲聚於市：是聲也，蓋無在無之；而當其所聚，則尤爲龐。○雜沸騰，令聽者難爲聰焉。今人入山林者，聞鳥獸之聲，以爲是天籟。○適然鳴其自樂之致而已。由市聲推之，烏知彼羽毛之族，非多求多冀，曉曉焉銜其所有，急其所無，以求濟夫旦夕之欲者乎！

京師土燥水澀，其聲噲以啖。○鬻百貨於市者，類爲曼聲高呼，誇所挾以求售。肩任擔負，絡繹孔道，至於窮墟僻巷，無所不到。傳呼之聲相聞，蓋不知幾千萬人也。祁寒○暑雨，莫不自晨迄暮，不肯少休，抗喉而疾呼，以求濟其旦夕。

之欲耳！

苟謂鳥之呼於林，獸之呼於山者，皆怡然自得，一無所求，而人者獨否，是天之恩勤。羣類予以自然之樂者，反豐於物而斬於人，此亦理之不可信者也。然使此千百萬人者，厭其勤苦，且自悔不鳥獸若，盡棄其業而他業焉，將京師之大，闐然寂然，不特若曹無以贍其生，生民之所需，疇爲給之？此又勢之必不可者矣。顧使其中有數人焉，恥其所爲，而從吾所好，則爲聖賢，爲仙佛，爲貴人，爲高士，何不可者？吾惜其自少至老，日夕爲抗喉疾呼，而皇皇於道路以死也。甚矣市聲之可哀也！

雖然，市者，聲之所聚；京師者，又市之所聚也。攬權者市權，挾勢者市勢，以至市文章，市技藝，市恩，市諂，市面首。[●]市顰笑：無非市者，衒其所有，急其所無，汲汲然求濟其旦夕之欲，雖不若市聲之曉曉然而無聲之聲，震於鐸鼓。

矣。甚且暮夜之乞憐無聲，中庭之相泣。①有聲，反不若抗聲疾呼者之爲其事而不諱其名也。君子之所哀，豈僅在市聲也哉！

嗟乎，有鳳凰焉，而後可以和百鳥之聲；有麒麟焉，而後可以諧百獸之聲；有聖人焉，而後能使天下之人之聲，皆得其中，終和且平，而無噍殺。②囂凌之患，四靈③不至，君子所爲致慨也。若曰厭苦人聲，而欲逃之山林，以聽夫無所求而自然之鳴焉，是鳥獸同羣而薄斯人之吾與也。④

(選自定峯文選)

作者小傳 沙張白，初名一卿，字介臣，號定峯，江蘇江陰人，著有定峯文選、讀史大略等書。

註釋 ①龐 大也。②天籟 凡孔竅所發之聲皆曰籟。莊子齊物論「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③噲以啖 大聲也。④祁寒 盛寒也。⑤恩勤 詩幽風：『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箋云：『鴟鴞之音，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⑥皇皇 有

求而未得之貌。④面首 南史：宋前廢帝時，山陰公主淫恣，帝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

案面首者，面取其貌美，首取其髮美。⑤中庭之相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爲墦間之乞食。

其妻瞞而得之，歸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事見孟子，喻人之苟且以求富貴利達者，妻妾見之，且爲羞而泣也。⑥噍殺 音不盛大而就涸也。

⑦四靈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見禮記禮連。

⑧鳥獸同羣二句 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許：『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

一七 地動

葉紹鈞

『再講一個罷，爹爹。』明兒憑着父親的膝，兩臂略略推動；父親的身軀，也輕輕地搖了。他那紅柔豐滿的兩頤，卻有淺淺的渦兒，在燈光裏越顯得鮮美，覆額而剪齊的髮又含有可愛的潛力，使坐在旁邊的母親和祖母只是看

着他微笑，假若父親母親祖母的心力可以把三根輻來比喻，那麼他就是中心的軸了。『再講什麼呢？』

父親摩着明兒的頭髮，更托着他的後腦使更近一點；他的面孔就貼在父親的膝上了。他的明淨的眼睛從眼角裏注視着父親的嘴，好似那邊將有個可喜的世界要涌現呢。他說，『就講地動罷。』

他還牢記着昨晚的事：那時一家人同今夜一樣，什麼魚兒蝦兒是父親嘴裏的故事，溫和甜美的都是祖母和母親臉上的笑，寧靜的忘了世界的是明兒聽講故事的心。最先是母親覺察，怎麼身子有點搖動，桌上的花瓶也擺動了！隨後便聽得窗外有嘩……嘩的聲響，房屋的骨骼也咷咷格格地響起來了。她才想到這是地震，悄悄而顫抖地說，『地動了！』於是父親的演講中止了；明兒的睛珠突出而不轉，雖然他不知道地動含有怎樣的恐怖。室內全然

靜默，只聽狂風似的聲響在窗外的遠處經過；又覺身體動盪，髮鬚在單櫓急搖的船裏。『我們跑下樓去罷，走到場上去罷。危險呢！』父親輕輕地說，但是他坐着不動。祖母乾枯的臉上露了青色，似乎要說話的樣子，上下唇動了幾回，可是沒有說出來，大概有四十多秒的時間，地動才停止了。『什麼呢？』明兒的一聲打碎了室內的沈默。大家才談起地動的事情來。恐怕牠再要動，不免起一種對於不可測量的災患的強烈的憂慮。不過也沒有法子；只得用獨斷互相安慰，以爲決不會再動了。祖母就講她早年的經歷；那一年地動，引起了『長毛』。那一年地動，入秋大雨四十天，田中顆粒無收。這時候明兒在暫時被遺忘的地位，靜靜地聽着，也滿足了嗜好故事的欲望；並且學得了『地動』這個名詞，體會了什麼是『地動』了。

『我就講地動。』父親執着明兒的小手，柔滑肥美的小手。明兒的眼睛

注視得更緊，放出希望的光，似乎欲將父親所欲講的，立刻整個兒攝引出來。父親開始講了：『那一天地動，動得很厲害，比昨天還厲害。一處地方有個塔，是很高的，幾乎矗一入雲中。』

『比我們這裏的方塔，誰高？』明兒曾經給父親抱上方塔最高層。父親指着地面的行人叫他看時，他只是看不見；後來說看見幾個蒼蠅在那裏慢慢地走。他因此認識了方塔。

『高得多呢，四個方塔這樣高，四個地面動個不了，這個塔便向四圍亂幌，像個將要滾倒的陀螺。後來牠實在站不住了，一倒倒下來，斷做六段。牠就此壞了。來了一個匠人，看見牠斷了很可惜，願意修好牠，便去取了一桶漿糊來，塗在每一段的斷處，一段段黏合起來。他做了半天的工，這個塔復原了，同先前一樣的一個塔橫在地。當太陽將要回去的時候，他已將這個塔豎在

原地方了。』

祖母同母親都笑了。明兒聽得出了神，身體一動也不動；至此方咂着上下脣，咀嚼好喫的東西的樣子，問道：『還有麼？』

『完了，沒有了，塔已經豎在原地方了。』

『那麼再換一個講罷，爹爹。』明兒說着，將上體豎起，小手從父親手裏褪出，拉着父親的衣襟，表示懇求的意思。母親順着他的懇求笑道：『再講一個罷，講地動時候的一個小孩子罷。』

這是他們的慣例，隨便想幾句話成一個故事，只就明兒能夠了解或曾經經歷的。明兒從去年秋間，他產生了三十多月的時候，就嘗到了這種嗜好的滋味，到今已是一年了。

明兒得了母親的幫助，自然起必能如願的感覺，拉衣襟的手就放了下

來；他走到母親前，背心貼住她的雙膝緊密而微搖，鬚髮給她的一種報酬。

室內充滿了妙美的靜默。父親的故事講話又開始了：那一天也是地動，也比昨天還厲害，桌子上的花瓶、水孟、牆腳邊的痰盂、樹上的鳥卵、寶寶的皮球，統在地面滾個不停，好像活起來了。有一個孩子，他本來站在場上，地動了，似乎脚下一滑，就跌倒了。不好了！他身體不能自己作主，只是一仰一俯地滾，滾過了岷山，滾過了上海，再滾過去是海面了。海面又平又滑，他滾得格外快，只覺得面孔刻刻親着水面，又刻刻朝天。

明兒的眼睛張得比平時大了，似乎還儘管在那裏放大。他冷然說，『怎樣呢？』

『他滾過了海面，還在外國的地面只是滾。好了，有一垛高牆在那裏！他給牆脚擋住，才停了，不滾了。』

明兒的頭點了幾點；小嘴裏呼出一口深長的氣，他的寬鬆的白絨衣的前胸略微沈下了一些；同時他的背心貼得更緊，差不多全身的重量全支在母親的兩膝。

『他躺在牆下，也不起來，像睡在牀上一樣。那邊有碧綠的樹，樹下種些青菜，他看了只以爲躺在自家的場上。一個人來了，來了，走得近時，看見一個孩子躺在那裏，就把他拾了起來。那個人有個袋，很大的袋，在他的衣服上，他將孩子放入袋裏，像拾得一個蘋果一樣。他照常走過去了。

『那個人到了家裏，喫了晚飯，看他的報紙。』

『還要寫信呢，看書呢，』明兒提示他的父親，語氣很真切。

『他看完了報，是的，寫他的信。寫完了信，再看他的書，時候不早了，月亮快回去了，他解開衣服想睡。忽然袋裏的孩子喊起來。』

明兒如被扶入恐怖的窟穴，顏臉突然緊張仰起來看一看母親的臉。

『那個人才想起袋裏有個拾得的孩子，便起了出來，問道：『你爲什麼要喊？』『我沒有喫晚飯。我要我的母親。』』

明兒的小嘴抿着，下脣儘管突出，眼眶裏潮潤了。可是父親沒有留意到他，還是往下講：『那個人說，『你要家去是不能的，你的家離得遠呢！晚飯我給你喫。母親呢，隔幾天再看見罷。』』

呀的一聲，打斷了父親的話，明兒哭了。他的身軀只往後退縮，似欲逃出這最初的悲哀的包圍以外。母親便抱他起來，貼在懷裏，更親他的面孔，柔語道：『你的母親在這裏呢。』

祖母也是唱催睡歌一般地安慰他道：『你的母親在這裏呢，你的母親在這裏呢。』

可是沒有用，他哭得至於嗚咽了。父親急速續講道：『小孩說：「多謝你，今夜送我回去罷！」那個人說：「可以的，你先唱一支歌謝我。」小孩便唱了一支種田牛，唱得真好聽。那個人聽完了，取一個郵花，貼在小孩額上，帶往郵政局裏一寄。郵差當夜把他送到家裏。他的母親正等着呢。她抱起他，說：「你來了，抱抱罷！」娘兒兩個都快活得要酥了。』

『好了，他在娘的懷裏了。』母親催他止哭，輕輕拍他的背心，這麼說。祖母順着說：『明兒，他已經快活得要酥了，你還哭什麼？』

明兒的哭聲停頓了；隔一會又哭一聲。眼淚滴在母親的手上，又滴在她的襟上，濕了一大攤。他的身軀還在抽搐，呼吸粗且急，好似這最初的悲哀，也就是永久的，已深深鏤入他的回憶裏了。

（選自火災）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二篇籃球比賽。

註 釋 ①蟲 彳・乂，高聳貌。 ②砸 丂丫。 ③播 彳・乂，筋動也。

一八 機器與人類幸福

冰 心

小朋友一定知道機器的用處和好處，就是省人力，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很重大的工作。

在山中閑居，沒有看見別的機器的機會，而山右附近的農園中的機器，已足使我讚歎。

他們用機器耕地，用機器撒種，以至於刈割等等，都是機器一手經理。那天我特地走到山前去，望見農人坐在汽機上，開足機力，在田地上突突爬走，很堅實的地土，汽機過處，都水浪似的，分開兩邊。不到半點鐘工夫，很寬闊一

片地都已耕鬆了。

農人從衣袋裏掏出錶來一看，便緩緩的捩轉汽機，回到園裏去，我也自轉身，不知爲何，竟然微笑。農人運用大機器，而小機器的錶，又指揮了農人，我覺得很滑稽！

我小的時候，家園牆外，一望都是麥地。耕種收割的事，是最熟見不過的了。農夫農婦，汗流浹背的蹲在田裏，一鋤一鋤的掘，一鐮刀一鐮刀的割。我在旁邊看着，往往替他們吃力，又覺得遲緩得可憐！

兩下裏比起來，我確信機器是增進人類幸福的工具。但昨天我對於此事又有點懷疑。

昨天一下午，樓上樓下幾十個病人都沒有睡好。休息的時間內，山前耕地的汽機，軋軋的聲滿天地。酷暑的簷下，蒸爐一般熱的床上，聽着這單調而

枯燥，振耳欲聾的鐵器聲，連續不斷，腦筋完全跟着牠顛簸了。焦躁加上震動，真使人有瘋狂的傾向！

樓上下一片喃喃怨望聲，却無法使這機器止住。結果我自己頭痛欲裂。樓下那幾個日夜發燒到一百零三、一百零四度的女孩子，我真替她們可憐，更不知她們煩惱到什麼地步。農人所節省的一天半天的工夫，和這十個病人，這半日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和損失，比較起來，相差遠了！機器又似乎未必能增益人類的幸福。

想起幼年我的書齋只和麥地隔一道牆。假如那時的農人也用機器，簡直我的書不用念了。

這聲音直到黃昏才止息。我因頭痛，要出去走走，順便也去看看那害我半天不得休息的汽機。——走到田邊，看見三四個農人正站着躊躇，手臂都

父在腰上搖頭歎息。原來機器壞了，這座東西笨重得很，十個人也休想搬得動，只得明天再開一座汽機來拉牠。

我一笑就回來了。——

(選自冰心散文集)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六篇別。

文法 八、介詞意義的區別 介詞從意義上區別起來，種類甚多。現在就常見的寫七種在下面：

(A) 表領屬 例：小機器的錶又指揮了農人。

(B) 表所用 例：他們用機器耕地。

(C) 表對象 例：我對於此事又有點懷疑。

(D) 表起點 例：農人從衣袋裏掏出錶來一看。

(E) 表趨向 例：回『到』園裏去。

(F) 表時地 例：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很重大的工作。

(G) 表替代 例：我往往『替』他們吃力。

練習

指出下列各句中的介詞，並說明所表為何：

(一) 農夫農婦，汗流浹背的蹲在田裏。

(二) 我真替他們可憐。

(三) 小朋友一定知道機器的用處和好處。

(四) 那天我特地走到山前去。

(五) 他們用機器撒種。

一九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

吾母姓鍾氏，名令嘉，一字守箴，出南昌名族，行九，幼與諸兄從先祖滋生公讀書，十八歸先府君。時府君年四十餘，任俠好客，樂施與散數千金，囊篋蕭然，賓從輒滿座。吾母脫簪珥，治酒漿，盤罍間未嘗有儉色。

越二載生銓，家益落，歷困苦，窮乏人所不能堪者，吾母怡然無愁蹙狀，戚黨人爭賢之，府君由是得復遊燕趙間，而歸吾母及銓，寄食外祖家。

銓四齡，母日授四子書，數句苦兒幼不能執筆，乃鏤竹枝爲絲斷之，詰屈作波磔點畫，合而成字，抱銓坐膝上，教之既識，即拆去。日訓十字，明日令銓持竹絲合所識字，無誤乃已。

至六齡，始令執筆學書。先外祖家素不潤，歷年饑大凶，益窘乏。時銓及小

奴衣服冠履，皆出於母。母工纂一繡組織，凡所爲女紅，令小奴攜於市，人輒爭購之。以是銓及小奴，無檻轂狀。先外祖長身白髯，喜飲酒，酒酣，輒大聲吟所作詩，令吾母指其疵。母每指一字，先外祖滿引一觥，數指之後，乃陶然捋鬚大笑，舉觴自呼曰：『不意阿丈乃有此女！』既而摩銓項曰：『好兒子，爾他日何以報爾母！』銓稈不能答，投母懷，淚涔涔下，母亦抱兒而悲。簷風几燭，若愀然助人以哀者。記母教銓時，組紝二績紡之具，畢置左右，膝置書，令銓坐膝下，讀之。母手任操作，口授句讀，咿唔之聲，與軋軋相間，兒怠則少加夏楚。旋復持兒泣曰：『兒及此不學，我何以見汝父！』至夜分寒甚，母坐於牀，擁被覆雙足，解衣以胸溫兒背，共銓朗誦之，讀倦，睡母懷。俄而母搖銓曰：『可以醒矣。』銓張目視母面，淚方縱橫落，銓亦泣。少間，復令讀，雞鳴，臥焉。諸姨嘗謂母曰：『妹一兒也，何苦乃爾！』對曰：『子衆可矣，——兒一不肖，妹何託焉？』

庚戌，外祖母病且篤，母侍之。凡湯藥飲食，必親嘗之而後進，歷四十晝夜，無倦容。外祖母瀕危，泣曰：『女本弱，今勞瘁過諸兄，憊矣。他日壻歸，爲我言我死無恨，恨不見女子成立，其善誘之。』語訖而卒。母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閭黨媢姪，一時咸以孝女稱，至今弗衰也。

銓九齡，母授以禮記、周易、毛詩，皆成誦。暇更錄唐宋人詩，教之爲吟哦聲。母與銓皆弱而多病。銓每病，母卽抱銓行一室中，未嘗寢。少瘡，輒指壁間詩歌，教兒低吟之，以爲戲。母有病，銓則坐枕側不去。母視銓，輒無言而悲，銓亦淒楚依戀。嘗問曰：『母有憂乎？』曰：『然。』『然則何以解憂？』曰：『兒能背誦所讀書，斯解也。』銓誦聲琅琅然，爭藥鼎沸。母微笑曰：『病少差矣。』由是母有病，銓則持書誦於側，而病輒能愈。

十歲父歸。

越一載，復攜母及銓，偕遊燕、趙、魏、齊、梁、吳、楚間。先府君苟有過，母必正言婉規。或怒不聽，則屏息俟怒少解，復力爭之，聽而後止。先府君每決大獄，母輒攜兒立席前曰：『幸以此兒爲念。』府君數頷之。先府君在客邸，督銓學甚急。稍怠，卽怒而棄之，數日不及一言。吾母垂涕撑之，令跪讀至熟乃已，未嘗倦也。銓故不能荒於嬉，而母教亦以是益嚴。又十載歸，卜居於鄱陽。銓年且二十，明年娶婦張氏，母女視之，訓以紡績織紝事，一如教兒時。

銓年二十有二年，未嘗去母前。以應童子試，歸鉛山，母略無離別可憐之色。旋補弟子員。

明年丁卯，食廩餼。[◎]秋，薦於鄉。[◎]歸拜母，母色喜，依膝下廿日，遂北行。母念兒輒有詩，未一寄也。

明年落第，九月歸。十二月，先府君卽世，母哭瀕死者十餘次，自爲文祭之，

凡百餘言，朴婉沉痛，聞者無親疎老幼，皆嗚咽失聲，時行年四十有三也。

己巳，有南昌老畫師遊鄱陽，年八十餘，白髮垂耳，能圖人狀貌。銓延之爲母寫小像，因以位置景物請於母，且問母何以行樂，當圖之以爲娛。母愀然曰：『嗚呼！自爲蔣氏婦，嘗以不及奉舅姑盤匜爲恨，而處憂患哀慟間數十年，凡哭父，哭母，哭兒，哭女夭折，今且哭夫矣。未亡人，欠一死耳，何樂爲！』銓跪曰：『雖然，母志有樂得未致者，請寄斯圖也可乎？』母曰：『苟吾兒及新婦能習於勤，不亦可乎？鳴機夜課，老婦之願足矣，樂何有焉。』銓於是退而語畫師，乃圖秋夜之景，虛堂四敞，一燈熒熒，高梧蕭疏，影落簷際，堂中列一機，畫吾母，坐而織之，婦執紡車坐母側，簷底橫列一几，剪燭自照，憑畫欄而談者，則銓也。階下假山一砌，花盆蘭，婀娜相倚，動搖於微風涼月中，其童子蹲樹根，捕促織爲戲，及垂短髮持羽扇，乘茶石上者，則奴子阿童，小婢阿昭。圖成，母視之而歡。銓

謹按吾母生平勤勞爲之略，以進求諸大人先生之立言而與人爲善者。

（選自忠雅堂詩文集）

作者小傳 蔣士銓（一七二五——一七八六）字心餘，一字若生，號藏園，又號清容，江西船山人，著有忠雅堂詩文集，九種曲等。九種曲中之四絃秋與元馬致遠青衫淚同一取材，而臨川夢則將湯若士夢中人物搬來與若士相見也。

註釋 ①令嘉 號甘棠老人，著有柴車倦遊集。②先府君 謂父也。士銓父名堅，字適園，有奇節。③簪珥 簪首笄連冠於髮者；珥，以珠玉爲耳飾也。④罍 力，酒尊也。⑤儉色 不足也。⑥四子書 大學中庸爲曾子、子思子所述孔子之言，論語記孔子之言，孟子記孟子之言，故曰四子。⑦詰屈作波磔點畫 詰屈謂作書不便貌。晉書衛恆博：『字勢云，研桑不能數其詰屈。』波磔點畫並書法也。左撇曰波，右捺曰磔。鄭元祐詩：『北面從師學波磔，』以筆著紙一起曰點。王羲之文：『每作一點，如高峯墜石。』橫筆謂之畫。⑧纂 織物，

似組而赤者。

㊂組紩 條也。薄闊者爲組，似繩者爲紩。禮內則：『織紩組紩。』

㊃夏楚 夏，

梗也；楚，荆也。教者所用以撻犯禮者也。禮學記：『夏楚二物，取其威也。』

㊄媯姪 婦父曰媯，

兩婿相謂曰姪。

㊅麋餼 餼，禾米也。科舉時生員之受餼者曰麋生。所謂餼者，以銀代之。

㊆薦於鄉 舉孝廉也。㊇匜 盡器。禮內則：『敦車匜匜。』

文法 九文言的連詞——等立連詞 連詞因了句法上的關係，可分爲等立連詞和主

從連詞二種。明白的說，等立複句須用等立連詞，主從複句須用主從連詞。但連詞不一定是

句與句連，詞與詞也可以連，這是須要知道的。文言的等立連詞重要的有如下表：

分 類	重 要 的 詞
平 列 連 詞	與、及、且、而、况、矧
選 擇 連 詞	抑、且
承 接 連 詞	乃、則、而、即、始、遂、於是

轉折連詞 然、而、但、顧、然則、反

提挈連詞 夫、蓋、且

提挈連詞是文言中所特有的，常用爲發語詞，在文法上不必有所連屬。

『與』及『二』字作平列連詞用，常連接兩個名詞或兩個代名詞。

『而』字作平列連詞用，常連接兩個動詞或兩個形容詞。『而』字如作承接連詞用，常放在第二等立複句之端。例如：

銓於是退而語畫師

這裏『而』字是平列連詞，連接動詞『退』字和動詞『語』字。又如：

銓則持書誦於側，而病輒能愈。

這裏，『而』字是承接連詞，因爲牠放在第二等立複句『病輒能愈』之端。並且『誦』是銓誦，『病』是母病，所以『誦』與『愈』是絕不相關，『愈』另有主詞『病』字，或爲獨立的語句。

從第二例看來，又可知『則』字不一定要放在句首。

一〇、文言的連詞二——主從連詞 重要的有如下表：

分類	重 要 的 詞
時間連詞	旣而、俄而、已而、而後、及乎、逮、迨、既
因果連詞	雖、故
假設連詞	如、若、苟、使、假使
讓步連詞	縱、即使
比較連詞	如、若、與其……寧(孰若)、與……不如

有連詞的是從句，無連詞的是主句。

練習

試指出下面各句中的連詞，並說明牠是哪一種的連詞：

(一)母與銓皆弱而多病。

(二)明日令銓持竹絲公所識字，無誤乃已。

(三)苟吾兒及新婦能習於勤，不亦可乎？

(四)曰：『然。然則何以解憂？』

(五)雖不若市聲之曉曉，然而無聲之聲，震於鐘鼓矣。——市聲說

—〇 噫茶

周作人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學講『噫茶』——並不是胡適之先生所說的『喫講茶』——我沒有工夫去聽，又可惜沒有見到他精心結構的講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講日本的『茶道』（英文譯作Teaism），而且一定說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話來說，可以稱作『忙裏偷閒，苦中作樂』在不

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是日本之「象徵的文化」裏的一種代表藝術。關於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徹巧妙的解說，不必再來多嘴，我現在所想說的，只是我個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觀罷了。

喝茶以綠茶爲正宗。紅茶已經沒有什麼意味，何況又加糖——與牛奶？葛辛（Henry Ryecroft）的草堂隨筆（原名*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確是很有趣味的書，但冬之卷裏說及飲茶，以爲英国家庭裏下午的紅茶與黃油麵包是一日中最大的樂事，支那飲茶已歷千百年，未必能領略此種樂趣與實益的萬分之一，則我殊不以爲然。紅茶帶『土斯』，未始不可喫，但這只是當飯，在肚飢時食之而已。我的所謂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賞鑒其色與香與味，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國古昔曾喫過煎茶及抹茶，現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岡倉覺三在茶之書（*Book of Tea*, 1.19）裏很巧妙的稱之曰

『自然主義的茶』，所以我們所重的即在這自然之妙味。中國人上茶館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剛從沙漠裏回來的樣子，頗合於我的喝茶的意思。（聽說閩粵有所謂喫工夫茶者，自然更有道理。）只可惜近來太是洋場化，失了本意，其結果成爲飯館子之流，只在鄉村間還保存一點古風，唯是屋宇器具簡陋萬分，或者但可稱爲頗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許爲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無論爲名爲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游，乃正亦斷不可少。中國喝茶時多喫瓜子，我覺得不很適宜；喝茶時可喫的東西，應當是輕淡的『茶食』。中國的茶食却變了『滿漢餣餣』，其性質與『阿阿兜』⁽⁴⁾相差無幾，不是喝茶時所喫的。

東西了。日本的點心雖是豆米的成品，但那優雅的形色，樸素的味道，很合於茶食的資格，如各色的『羊羹』（據上田恭輔氏考據，說是出於中國唐時的羊肝餅）尤有特殊的風味。江南茶館中有一種『干絲』，用豆腐干切成細絲，加薑絲醬油，重湯燉熱，上澆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爲『堂倌』所獨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種『茶干』，今變而爲絲，亦頗與茶相宜。在南京時常食此品，據云有某寺方丈所製爲最，雖也曾嘗試，却已忘記，所記得者乃只是下關的江天閣而已。學生們的習慣，平常『干絲』既出，大抵不卽食，等到麻油再加開水重換之後，始行舉筯，最爲合式，因爲一到卽罄，次碗繼至，不遑應酬，否則麻油三澆，旋卽撤去，怒形於色，未免使客不歡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鄉昌安門外有一處地方名三腳橋，（實在並無三腳，乃是三出，因以一橋而跨三汊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製茶干最有名，尋常

的豆腐干方約寸半，厚可三分，值錢二文；周德和的價值相同，小而且薄，纔及一半，黝黑堅實，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腳橋有步行兩小時的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喫到油燂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擔設爐，沿街叫賣，其詞曰：

『辣醬辣，

麻油燂，

紅醬燂，辣醬揚：

周德和格 五香油燂豆腐干。』

其製法如上所述，以竹絲插其末端，每枚三文。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軟，大約係常品，唯經過這樣烹調，雖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爲一種好豆食。——豆腐的確也是極東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種種的變化，唯在西洋不會被領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飯，名曰『茶漬』，以醃菜及『澤菴』（即福建的黃土蘿蔔，日本澤菴法師始傳此法，蓋從中國傳去）等為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風味。中國人未嘗不這樣喫，唯其原因，非由窮困即為節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飯中尋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為可惜也。

（選自澤瀉集）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二十五篇烏篷船。

註釋 ①葛辛 (George Gissing, 1857—1903) 英國散文家與小說家，作風屬於左拉及巴爾紮克之寫實派，以描寫近代生活之憂愁與苦惱為主。 ②土斯 即切成片之麵包，蒸或烤者。 ③抹茶 抹同末碎末也。陸羽茶經曰：『末之上者其屑如細米，末之下者其屑如菱角。』又曰：『飲有物茶、散茶、末茶、餅茶者，乃研乃熬乃煑乃舂。』又曰：『碧粉標塵非末也。』 ④阿阿兜 玉蜀黍所製，如黃色雞蛋糕，質甚粗，味甜，北人常以之代飯或作為點心。

充饑。

㊂格

紹興方言，意爲『的』。

○澤菴法師

日本德川時代之高僧。

文法二、白話的連詞——等立連詞 細讀下面的表：

詞選連擇連		類分		細目		重要 的 詞	
		平列	連詞	等價的	連句	連名詞與一切語	和(合、同、與、並)以及(及、暨)
相消的	兩商的			進層的	由對比正 推而進	固然(尚且)……更；既然(既)……又(並且、也)； 不但……而且(也)；就是……也	和(合、同、與、並)以及(及、暨)
反推因果	並舉事實	氣 疑問的語 直述的語	或者……或者	激而進量反 代名詞與	尙且(猶且、還、已經)……何況(況且、況……更)	甚至(甚至於、甚者、甚而)乃至	和(合、同、與、並)以及(及、暨)
不然	(不然、就)；否則		還是……還是？到底……還是？				
			不是……就是；不……就(非……即)				

		承		接		連		詞		轉		折		連		詞		舉	
		順序的		表事勢相		接事效相		表事勢相		既而		就(便、即、則)從此(就此)於是(於是乎、已而、							
類	及	的	的	方(纔)這才，然後(而後)只得(只好)那麼(然則)				至	於(至如)，說到，此外(此外如)										
推證的	解	釋或證	的	仔細講起來(析言之)，換句話說(換言之)，簡單一				有	然而，但是(但)可是(却是、却)惟獨(惟有、獨										
推證的	明	斷論或判	的	句話，總而言之(總之)例如(如、像、比方、譬如)				只	是，不過										
意	重	轉	的	那想、豈料)	不	料，不想(想不到)那曉得(豈知、誰知、那料、		可	見(可知、乃知)										
意	輕	折	的	倒	想、豈料)	倒	是，倒(偏偏、偏)	見	(
外	外	的	的	倒	是，倒(偏偏、偏)	是，倒(偏偏、偏)	見	(
的	的	的	的	倒	是，倒(偏偏、偏)	是，倒(偏偏、偏)	見	(

舉例：

(一)我沒有工夫去聽，又可惜沒有見到他精心結構的講稿。(平列連詞，等價的連

一切語與句。)

(一)『否則』麻油三澆（選擇連詞，相消的，反推因果。）

(二)『則』我殊不以爲然（承接連詞，順序的，表事勢相接。）

(四)紅茶帶土斯未始不可喫，『但』這只是當飯，在肚飢時食之而已。（轉折連詞，重轉角）

練習

試指出下列各句中的連詞，並說明他的分類和細目：

(一)中國古昔曾喫過煎茶及抹茶。

(二)而且一定說的很好。

(三)但偶然的片刻優游乃正亦斷不可少。

(四)非由窮困，即爲節省。

(五)紅茶已經沒有什麼意味，何況又加糖——與牛奶？

二 哀思

陳西滢

孫中山先生的靈柩從協和醫院一移往中央公園一的時候，我也雜在鵠立道旁的數萬人中瞻望。我聽了那沈雄的軍樂，看了那在微風中飄蕩着的白幡，和在幡下走下的無組織，無秩序，三三兩兩，男男女女，臂上繫有黑紗，胸前載着一枝白紙花的千千萬萬的人們——大多數是少年人們——我已經覺得一陣酸痛，眼淚便湧到眼眶子裏了。

我想到我只見過孫先生兩面，也是在民衆對他表示他們的景仰的時候，不過那兩次是歡迎，這一次卻是哀悼了。

在民國沒有成立以前，孫先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一個神話傳說裏的人物。就是民國已經成立，那時神話傳說還不減牠們的勢力。我還記有一

個冬烘⁽¹⁾先生在民國元年找吳稚暉先生求一事——並且要在孫先生的臨時政府裏求一事——他說，他早就知道孫先生是不凡的人物。有一年孫先生喬裝了一個施藥郎，牽了一隻黑狗到常熟，被人識穿了。知縣派了五百名大兵去捉拏他。他們把孫先生團團圍住了。孫先生不慌不忙吹了一口氣，脚下便生了一朵白雲，騰空而起，一直飛到上海跑馬廳，纔落下來。這就是他親眼看見的。

那時我初進中學校，聽了這種話，還不懂得笑，只覺得生氣，可是我所知道的孫先生其實也模模糊糊的，只不過靠着些報紙上的照像和不大可靠的記載，此外吳先生那時有幾句話，在我心中留了很深的印象，使我覺到孫先生的偉大的人格。他說，革命黨得了志，他們的面目全變了。始終保持着本來面目，沒有染着一些官僚習氣的只有寥寥的幾個人，尤其是孫中山先生。

他又常說，孫先生的度量真大，有許多曾經患難時背棄他的，現在來了，他仍舊一視同仁⁽³⁾的看待他們。

我第一次親眼看見孫先生，是在南京臨時政府取消，孫先生下野的時候。我還記得一個下午特別到滬寧車站去，到時車站裏面已經人山人海，擁擠不堪，那時弱小無力的我再也沒有方法可以進門，我只好立在車站外的道旁人叢中等待着。在聽見了歡迎聲和軍樂聲的多少時以後，我便見幾輛汽車慢慢的從車站出來，爲首的一輛中，坐着一個穿着很整齊的西服的人；他的溫文端正的面容，光光的頭髮，八字鬚子，一望而知是孫中山先生。他舉起了高頂的絲帽，面上微微露着溫藹可親的笑容，可是不幾秒鐘便過去了。

我第二次看見孫先生便在第一次的後幾天，上海新舞臺特別演一晚

戲，歡迎孫先生。那天樓上送人，樓下還是賣座。我那晚跟了吳先生，也坐在一個側面包廂裏。我永遠不會忘記孫先生走進他的中間包廂的時候，樓上樓下的人，都站了起來，戲臺後的演員，有的化裝已完，有的還沒有化裝，有的化裝方一半，也都出來立在舞臺上；他們首先舉起帽子，呼萬歲，樓上樓下的人，都應和着，把我的眼淚都止抑不住的叫出來了。

我還記得那天演的是波蘭亡國恨，可是我的眼光注在戲臺上的時候，還沒有在中座包廂的時候多吧？大約因為覺察着我如此，所以吳先生忽然在我肩上拍了一拍，立起身來向孫先生的包廂走去，我見了也就跟着他，走到那包廂的後面便住了。我起先以為他同孫先生說話去呢，此時知道是讓我就近處看看他。我就立在那裏，一直到先生起身出去。中座包廂中只坐着兩個人，中山先生和他的公子哲生先生。他一言不發的坐在那裏，眼光直注

在戲臺上，他的秀美的面容，優閒的態度，完全表現出一個書生政治家來。政治家像孫先生一樣的有氣魄而無架子的，我到歐洲以後還偶然見過，在中國可以說沒有。

孫先生身後站立的人漸漸的多了，他走的時候，已經立滿的是人。他見了相熟的人，或是握一握手，或是笑一笑，出去了。他的聲音我還沒有聽見過了。

孫先生靈柩到我面前的時候，我正回想着民國元年的記憶。我正見八九個孫先生的老朋友，老黨員，抬着靈柩向前走着，我的眼淚真要奪眶而出了。

我在人叢中擠了出來，歸途想到我所見的都是下臺時的孫先生，民國元年一次，正是他第一次下政治舞臺，這一次——末一次——非但下政治

的舞臺，並且是下人生的舞臺了。世界不是一個舞臺嗎？相隔十餘年，每次下臺都有千千萬萬的人歡迎着或是哀悼着，孫先生之外還有什麼人有這種魔力？孫先生在國人心中的勢力是怎樣來的呢？我想與其說因他的功業，還不如說因他的偉大的人格吧！

（選自西瀉閒話）

作者小傳

陳西瀉，通伯之字，曾任武漢大學教授。著有西瀉閒話。

註釋

（一）協和醫院 在北平。（二）中央公園 在北平。（三）鵠鳥名，似雁，色白，俗名天鵝，

因其頸長能望遠，此取引頸而望的意思。（四）冬烘 陳舊沒有科學知識之教師。（五）同仁

即平等之意。

二 唱辭

周作人

昨日傍晚，妻得到孔德學校的陶先生的電話，只是一句話，說『齊可死了。——』齊可是那邊的十年級學生，聽說因患膽石症（？）往協和醫院乞治，後來因為待遇不親切，改進德國醫院，於昨日施行手術，遂不復醒。她既是在校中高年級生，又天性豪爽而親切，我家的三個小孩初上學校，都很受她的照管，好像是大姊一樣，這回突然死別，孩子們雖然驚駭，却還不能了解失却他們老朋友的悲哀，但是妻因為時常往校也和她很熟，昨天聞信後爲茫然久之，一夜都睡不着覺，這實在是無怪的。

死總是很可悲的事，特別是青年男女的死，雖然死的悲痛不屬於死者而在於生人。照常識看來，死是還了自然的債，與生產同樣地嚴肅而平凡，我

們對於死者所應表示的是一種敬意，猶如我們對於走到標竿下的競走者，無論他是第一著，或中途跌過幾交而最後走到。在中國現在這樣狀況之下，『死之讚美者』(Peisithana'sos)的話未必全無意義，那麼『年華雖短而憂患亦少』也可以說是好事，即使尙未能及未見日光者的幸福。然而在死者縱使真是安樂，在生人總是悲痛。我們哀悼死者，並不一定是在體察他滅亡之悲哀，實在多是引動追懷，痛切地發生今昔有歿之感。無論怎樣地相信神滅，或是厭世，這種感傷恐終不易擺脫。日本詩人小林一茶，在俺的春天裏記他的女兒聰女之死，有這幾句：

『……她遂於六月二十一日與壽華同謝此世。母親抱著死兒的臉，荷荷的大哭，這也是難怪的了。到了此刻，雖然明知逝水不歸，落花不再返枝，但無論怎樣達觀，終於難以斷念的，正是這恩愛的羈絆。（詩以志哀）

露水的世呀，

雖然是露水的世，

雖然是這樣。』

雖然是露水的世，然而自有露水的世的回憶，所以仍多哀感。美忒林克

在青鳥⁽⁴⁾上有一句平庸的警句曰：『死者生存在活人的記憶上。』齊女士在世十九年，在家庭學校親族友朋之間，當然留下許多不可磨滅的印象，隨在足以引起悲哀，我們體念這些人的心情，實在不勝同情，雖然別無勸慰的話可說。死本是無善惡的，但是牠加害於生人者却非淺鮮，也就不能不說牠是惡的了。

我不知道人有沒有靈魂，而且恐怕以後也永不會知道，但我對於希冀死後生活之心情覺得很能了解。人在死後倘尚有靈魂的存在如生前一般，

雖然推想起來也不免有些困難不易解決但因此不特可以消除滅亡之恐怖，即所謂恩愛的羈絆也可得到適當的安慰。人有什麼不能滿足的願望，輒無意地投影於儀式或神話之上，正如表示在夢中一樣。傳說上李夫人^五、楊貴妃^六的故事，民俗上童男女死後被召爲天帝使者的信仰，都是無聊之極思，却也是真正的人情之美的表現：我們知道這是迷信，但我確信這樣虛幻的迷信裏也自有其美與善的分子存在。這於死者的家人親友是怎樣好的一種慰藉，倘若他們相信——只要能夠相信，百歲之後，或者在夢中夜裏，仍得與已死的親愛者相聚，相見！然而可惜我們不相應地受到了科學的灌洗，既失却先人的可祝福的愚蒙，又沒有養成畫廊派哲人（Stoics）的超絕的堅忍，其結果是恰如牙根裏露出的神經，因了冷風熱氣隨時益增其痛楚。對於幻滅的現代人之遭逢不幸，我們於此更不得不特別表示同情之意。

我們小女兒若子生病的時候，齊女士很惦念她；現在若子已經好起來，還沒有到學校去和老朋友一見面，她自己却已不見了。日後若子回憶起來時，也當永遠是一件遺恨的事罷。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夜。

（選自澤瀉集）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二十五篇烏篷船。

註 釋 ①小林一茶 (Issa) 名彌太郎，日本信州柏原驛人，本爲農家子。三歲喪母，依祖母爲活。繼母虐之。十四歲祖母病故，一茶益孤，所爲俳句宗芭蕉。詳見陀螺中之一茶的俳句。

②俺的春天 詳見同一作者之改版自己的園地第一二八面俺的春天篇。

即比利時新浪漫主義戲劇兼散文家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1862—)，一九一一年曾得諾貝爾獎金。所爲戲劇，多沉默神祕。

④青鳥 有傅東華及王維克兩種譯本。真美善女作家號上有雪林論青鳥之文，甚爲警闢。

⑤李夫人 李夫人早卒，漢武帝思念不

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帝居帷帳，遙望見好女如夫人之貌，還輞坐而步，又不能就視。帝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楊貴妃 唐陳鴻長恨歌傳：『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白居易長恨歌：『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間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玉妃，雪膚花貌參差是。』

文法二、白話的連詞——主從連詞 細讀下面的表：

分類		細 目	重 要 的 詞
時 間	同 時 的	正當，恰好，等到，直到	
前 時 的	以 前，之 前，當……以 前		
後 時 的	以 後，之 後，後 來，日 後，不 多 幾 時，自 從		

				因 果 因 果
舉例：	表 果 的	因爲，由於，原來，爲……起見，爲的是	表 果 的	所以，因此，故，致使，以致
詞 連 比 较 輯	假 設 調	若是，假如，倘，倘若，設或，要是，如果	積 極 條 件 的	只要，但須，以……爲限，一經
審 決 的	讓 步 調	除開，除非，除……之外	消 極 條 件 的	無論，不拘，不問，不管，任憑
與 其 …… 寧 可，與 其 …… 不 如	無 條 件 的	雖然，固然，儘管，任憑，縱使，即使，那怕	詞 連 範	讓 步 調
比 的	平 比 詞	像，似，好比，猶如，和……一般，無異，不下於	比	比
差 比 的	差 比 詞	賽過，強於，不如，不及，沒有，差似	較	較

(一)『後來』因為待遇不親切（時間連詞，後時的）

(二)後來『因為』待遇不親切（因果連詞，表因的）

(三)『倘若』他們相信（假設連詞）

(四)無論『怎樣達觀』（範圍連詞，無條件的）

(五)然而在死者『縱使』真是安樂（讓步連詞）

(六)『猶如』我們對於走到橋竿下的競走者（比較連詞，平比的）

練習

試指出下列各短句中的連詞，並說明牠的分類和細目：

(一)孩子們雖然驚駭……。

(二)人在死後倘尚有靈魂的存在……。

(三)……所以仍多哀感。

(四)日後若子回憶起來時……

(五)無論怎樣地相信神滅……

(六)……好像是大姊一樣。

二三 國語的應用

蔡元培

人類的語言，本爲應用而起。除了『媽媽』『伯伯』等發音最易，各民族都相類似，其餘的名詞，動詞……等等，各民族間，共同的很少。兼且語言時有轉變，考察兩種以上的語言，每有少數部份，或前同後異，或前異後同。可知道語言的各部分，是於人有不可少的機會，隨意造作或改變；又有些人於必不可少的機會，用意模仿，因而通行。並非那一地方的人，止准說那一種語言，而且在必要的機會，當然要改變的。我們現在辦國語專修學校，邀集各省……

各村的人，同來學習國語，就是覺得大家都有應用國語的需要。我所以略說國語的應用。

(一) 求知識的應用 我們要是聽了家中老年人的教訓，受了本村小學的教育，知識的慾望已經滿足，那就不必說了。若是還要到城市進中學，或者還要到較大的都會進高等學校，那本村的土語就不能通行。國語沒有通行的時候，到上海進學校一定要學『蘇白』；要是轉學到北平，又要學『京腔』。不是很麻煩麼？現在北平的大學，因為教員與學生不是都能作國語，有時候這一省教員的話，學生聽不懂，所以一定要印講義；或者中國教員不能不用英語來講，這不是怪事麼？要是人人都能講國語，那就沒有到一處學一種語言的麻煩，也沒有在講堂聽不懂的苦，不是很便利的麼？

(二) 謀職業的應用 我們若是止想在家鄉種幾畝田，做一件手工，開

一個小店，那就不必說了。若是想到大工廠、大公司去占個位置，就不能不到遠一點的地方，就不能單說家鄉話。譬如上海地方，絲廠的女工都是湖州人，一半是因湖州人向來都會繅[◎]絲，一半也是因湖州話與上海通行的蘇白很相近。若是有個不會說上海話的江北女子要進絲廠去，就很不方便了。又如錢莊是寧紹[◎]幫的專家，若是有一個不會寧紹話的山西票號[◎]老夥計要進錢莊去，也很不容易了。廣東嘉應州一帶的人，是長江流域的人流寓在那裏的；他們的話，與別種廣東話不同，叫做『客家話』。所以他們無論到何處，都不能同廣肇[◎]幫或潮[◎]幫在一處。南洋羣島，是華僑最多的地方；但是不會廣東話的人，要到英屬各島去；或是不會福建話的人，要到荷屬羣島去，就很容易謀生。這豈不都是困難的問題麼？若是大家都會國語，就不成問題。

(三) 服務社會的應用 我們若是單想做一個鄉里善士，辦點鄉村自

治的事務就算盡了責任那就不必說了。但是對於鄉的鄉人就是對於國的國民。有了愛鄉心，就不能不有愛國心。我既然愛國，要盡我國民的責任，我就不可不知道全國國民的意思；而且有時也一定要把我的意思，給全國國民知道；這就要有一種交換意思的工具；那就是國語了。爲什麼江蘇省議會，常常有江北的議員與江南的爭執？今年爲了一個議長，鬧了許多笑話呢！爲什麼湖南第一次制憲，爲了湘西人與湘南人爭執，不能迅速成立呢？這其中固然有地方利害的關係在內，然而地方意見的起原，還是爲言語不是全同，交換意思的作用不完全的緣故。爲什麼服務海軍的機關，不是福建人，不容易插入呢？爲什麼一個『交通系』^①，不是廣東人或不是與廣東人有密切關係的人，不容易插入呢？其中固然有把持權利的作用，但是最初排斥外省人的意見，還是爲不容易交換意見的緣故。這麼看來，我們要合全國同胞來大

公無私的爲國家服務，不應該大家都學國語麼？

我們立在一個國家裏面，除了求知識、謀職業、服務社會三件事外，幾乎想不起別的重要事來。這三件事都有應用國語的必要，我們還能不學國語麼？

（選自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作者小傳 蔡元培（一八六七——）浙江紹興人，樸實篤學，曾任教育總長及北京大學校長。
詳傳見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註 釋 ①『蘇白』蘇白即蘇州土語。②『京腔』京腔即指北平語。③繅 ㄉㄩ，抽繭出絲的意思。④寧紹 即寧波與紹興。⑤山西票號 以匯款及放債爲業。初均山西人經營之，分號遍設各省，往日未開銀行時，賴以爲匯兌機關。⑥廣肇 即廣州與肇慶。
潮 即廣東潮州。⑦交通系 民國初年，交通界中人，大多數爲廣東人，稱爲『交通系』。

二四 醉書齋記

鄭日奎

於堂左潔一室，爲書齋，明窗素壁，泊如也。設几二，一陳筆墨，一置香爐茗椀之屬。竹牀一，坐以之；木榻一，臥以之。書架書筒各四，古今籍在焉；琴磬麈尾諸什物，亦雜置左右。甫晨起，卽科頭拂案上座，注水硯中，研墨及丹鉛，飽飲筆以俟。隨意抽書一帙，據坐批閱之。頃至會心處，則朱墨淋漓，漬紙上，字大半爲之隱。有時或歌或嘆，或笑或泣，或怒罵，或悶欲絕，或大叫稱快，或咄咄詫異，或臥而思，起而狂走，家人瞞見者悉駭愕，因測所指，乃竊相議。俟稍定，始散去。婢子送酒茗來，都不省取。或誤觸之，傾溼書冊，輒怒而加責，後乃不復持至。踰時或猶未食，無敢前請者。惟內子時映簾窺余得間，始進曰：『日午矣，可以飯乎？』余應諾。內子出，復忘之矣。羹炙皆寒，更溫以俟者數四。及就食，仍挾一

冊與俱，且瞰且閱。羹炙雖寒，或且味變，亦不覺也。至或誤以雙箸亂點所閱書，良久始悟非筆，而內子及婢輩，罔不竊笑者。夜漏坐常午，顧僮侍無人在側，俄而軒震左右，起視之，皆爛漫睡地上矣。客或訪余者，刺已入，值余方校書，不遽見。客伺久，輒大怒詬，或索取原刺，余亦不知也。蓋余性既嚴急，家中人啓事不以時，卽叱出，而事之緊緩更不問，以故倉卒不得白。而家中鹽米諸瑣務，皆內子主之，頗有序，余以是無所顧慮，而嗜益僻。

他日忽自悔，謀立誓戒之，商於內子，內子笑曰：『君無效劉伶_①斷飲法，祇賺余酒脯，補五臟勞耶？吾亦惟坐視君沉湎耳，不能贊成君謀。』余惝然久之，因思余於書，洵不異伶於酒，正恐旋誓且旋畔，且爲文字飲，不猶愈於紅裙耶？遂笑應之曰：『如卿言，亦復佳。但爲李白婦_②，太常妻_③，不易耳！』乃不復立戒，而採其語意，以名吾齋，曰『醉書』。

(選自靜庵文集)

作者小傳 鄭日奎字次公，清江西貴溪人，順治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官至禮部郎中，著有靜

庵文集。

註 釋 ①丹鉛

丹，赤色，丹砂也，卽朱砂，鉛卽鉛粉。批書欲用數色，故墨與丹鉛齊施。

②帙

書衣也，小囊也。古人之書，皆爲卷子，以囊盛之，則曰帙。

③劉伶

晉書劉伶傳：「伶字伯

倫，沛國人也。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

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

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復醉。

④李白婦

李白贈內詩：『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爲李白婦，何異太常妻。』按李白婦許氏，故相許

圉師之孫女。⑤太常妻 後漢書周澤傳：『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顧問所苦。澤大怒，

以妻子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

九日齋。」

文法 一三、文言的助詞——決詞

助詞凡分決詞與疑詞兩種。決詞所常用的字是

『也』、『矣』、『焉』、『已』、『耳』等。『已』字用法與意義都與『矣』字相同。『矣』字有完成的意思。

『耳』字意爲『而已』，即白話的『罷了』，常與副詞『僅』、『纔』連詞『特』、『惟』等字連用。

練習

試在本篇尋出：

- (一)三個『也』字。
- (二)三個『矣』字。
- (三)兩個『耳』字。
- (四)一個『焉』字。

二五 論辦事法（日本鶴見祐輔著）

魯迅

一說到英雄之流，就似乎是很大方，很雜駁似的，但我們從他們的日記之類來仔細地一研究，實在倒是頗爲用意周到的，細心的，不胡塗的人們。凡有讀拿破崙的傳記的人，就知道他雖至糧秣之微，也怎樣地注意。無論是家康，是賴朝，是秀吉，都是小心於細事的。不過他們的眼雖在毫釐之末，其心卻常不忘記大處高處的達觀罷了。

說到底，就是英雄都是辦事家。但在不覺其爲辦事家之處，即有他們的非凡的用意。那麼，他們怎樣地處置他們身邊的事務的呢？這一事，應該是後世史家的很有興味的題目。只因史家自己大抵不是辦事家，所以英雄之爲辦事家的一方面，便往往被閒卻了。

在這意義上，則去今百年，英國的官吏顯理泰洛爾（Sir Henry Taylor）所記的，題爲經世家的用心這一篇，乃是頗有興味的文章了。而且對於日對繁忙的事務的現代活社會的人們，可作參考之處也不少。作者是久作英國殖民部的官吏，有捷才之譽，且是出名的詩人，那大要曰：——

一、文件的分類。

凡辦理事務的人，一經收到文件，須立加檢點，分別應行急速的處置與否，將這分開，而加以整理。

二、不無端摩弄。

既經分類之後，則除了已有辦理此案的決斷時以外，決不得摩弄這些文件。因爲養起了懵然凝視文件，或無端摩弄的習慣，則不但浪費時間，且至漸漸覺得這案件似乎有些棘手，漸成畏縮，轉而發生寡斷的性質。又反

覆著一樣的事，不加決斷，也要成爲抑制活動底精神的結果的。

而且要行文件的裁決，也須當這事件的新出之際。因爲文件久置几上，則爲塵埃所封，給見者以宛然失了時機的古董一般的印象，所以雖行辦理，也覺不快，而有不適意之感了。

這泰洛爾一言，是凡略有辦事經驗的人，誰都感到的。尤其是，生活於日本官場的人們，都熟知久經擱置而變了灰色的舊文件，是怎樣給人以不快的印象。這一點，和美國的公署和公司等，橫在几上的文件，是如何革新、鮮明、活潑的相比較，頗爲遺憾的。

三、於心無所凝滯。

又，凡欲作經世家的人們，當養自制之念。這所謂自制，乃動和靜的自由的心境之謂也。就是，欲辦理一事，則全心集於此者，動也。與此事無關時，將一

切從念頭忘卻者，靜也。在經世家，最當戒慎者，是既非決定，也非不決，有一件事凝滯於心中。

四、整頓。

經世家所最當避忌者，是終年度著忙碌似的，混亂的生活。經世家須常度著整頓的生活。

五、寫字的時候要慢慢地寫。

凡當辦事之際，有急遽的性癖的人，那矯正法，是在學習以身制心的方法。就是使日常的身體的舉動，舒緩起來。這就因為身體也可以稱爲精神的把柄的緣故。然則，所當時時留意者，是決不忽促寫字，慢慢地寫字的習慣，是使精神沈靜的。

六、整頓文件要自己動手。

整理文件，做得乾淨，實在是必要的事。而將這些文件安排，束縛，以及摘要等的工作，必須自己親手做去，決不可委託祕書那些人。為什麼呢？因為文件的整理，同時也是自己的精神的整頓的緣故。

七、集中心

當養成常將我心集中於一事的習慣。在辦理一事的中途，忽然想起那怠慢了回覆的信件等，是最宜戒慎的。

八、冥想時間的隔離

經世家雖有於每一週中，以或一日作為休息日，加以隔離的必要；但倘能夠，則將一日之中的或時間，作為冥想時間，隔離起來的事，也是緊要的。

以上，是泰洛爾所說的大要。可見粗看好像魯鈍的英國人，對於那各種設施用意的周到。所說諸點，要當作經世家的要件，原是不可以的，但在經世

家的資格中，算進這樣見得瑣屑的事情去，却惹了我們的興味。

(選自思想山水人物)

作者小傳 · 鶴見祐輔，日本現代政治家，曾遊英美等國。一九二四年著有思想山水人物三十一篇，魯迅曾選其中二十一篇行世。

註 釋 ①是家康是賴朝是秀吉，皆日本維新以前之軍閥。 ②顯理泰洛爾 (一八〇

○——八六 英國劇詩作家。一二四年所作 · "Philip Van Artevelde" · 曾在舞台得巨大之成功。森茨巴立(Saintsbury)對之頗為稱許。 ③懵然懵「」，無知之意。與茫然之意略同。

④却惹了我們的興味 魯迅題記中曾特題此篇：『本書中的論辯事法是極

平常的一篇短文，但卻很給了我許多益處。我素來的做事，一件未畢，總是時時刻刻放在心中的，因此也易於困憊。那一篇裏面就指示着這樣脾氣的不行，人必須不凝滯於物。我以為這是無論做什麼事，都可以效法的，但萬不可和中國祖傳的「將事情不當事」即「不認

真一相牽混。」

二六 遊釣臺記

鄭日奎

釣臺在浙東漢嚴先生隱處也。先生風節，輝映千古，予夙慕之。因憶富春桐江，諸山水得藉先生以傳，心奇甚。思得一遊爲快，顧是役也，奉檄北上，草草行道中耳，非遊也。然以爲遊，則亦遊矣。舟發自常山，由衢抵嚴，凡三百餘里，山水皆有可觀。第目之所及，未暇問名領之而已。惟誠舟子以過七里灘，必予告。

越日，舟行萬山中，忽覩雲際雙峯，嶄然秀峙，覺有異，急呼舟子曰：『若非釣臺耶？』曰：『然矣。』舟稍近，迫視之所云兩臺，實兩峯也。臺稱之者，後人爲之也。臺東西峙，相距可數百步，石鐵色，陡起江干，數百仞，不能止。巉巖

傲睨，如高士並立，風致岸然。崖際草木，亦作嚴冷狀。樹多松，疎疎羅植，偃仰離奇，各有態。倒影水中，又有如遊龍百餘，水流波動，勢欲飛起。峯之下，先生祠堂在焉。意當日垂綸，應在是地，固無登峯求魚之理也。故曰峯也，而臺稱之者，後人爲之也。山既奇秀，境復幽蒨，[●]欲艤舟一登，而舟子固持不可，不能強，因致禮焉，遂行。於是足不及遊，而目遊之；俯仰間，清風徐來，無名之香，四山颺至，則鼻遊之；舟子謂灘水佳甚，試之良然，蓋是卽陸羽[●]所品十九泉也，則舌遊之；頃之，帆行峯轉，瞻望弗及矣，返坐舟中，細繹其峯巒起止，徑路出沒之態，惝恍間，如舍舟登陸，如披草尋磴，[●]如振衣最高處，下瞰羣山趨列，或秀靜如文，或雄拔如武，大似雲臺諸將相。[●]非不傑然卓立，覺視先生悉在下風，蓋神遊之矣；思稍倦，隱几臥，而空濛滴瀝之狀，竟與魂魄往來，於是乎并以夢遊；覺而日之夕矣。舟泊前渚，人稍定，呼舟子勞以酒，細詢之曰：『若嘗登釣臺乎？山中之？』

景何若？其上更有異否？四際雲物，何如奇也？」舟子具能悉之，於是乎并以耳遊。噫嘻，快矣哉，是遊乎！

客或笑謂鄭子足未出舟中一步，遊於何有。嗟乎，客不聞乎？昔宗少文臥遊五嶽，孫興公遙賦天台，皆未嘗身歷其地。余今所得，較之二子，不多乎哉！故曰：「以爲遊，則亦遊矣。」客曰：「微子言不及此。雖然，少文之畫，興公之文，盍處一焉以謝山靈。」余竊愧未之逮也，遂爲之記。

（選自靜庵文集）

作者小傳 見第二十四篇醉書齋記。

註 釋 ①嚴先生，名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卽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令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欲以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山在今桐廬縣西三十里。②桐江，卽浙江上源，在桐君山。

下，桐廬縣南。^③七里灘 在釣臺西，亦曰七里瀨。諺曰：『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蓋舟行難於牽挽，惟視風爲遲速也。^④跱 同峙，屹立也。^⑤干 水涯也。^⑥仞 古以周尺八尺爲仞。^⑦蒨 草盛貌。^⑧陸羽 字鴻漸，唐復州人，隱居苕溪，自號桑苧翁，又號東園先生，嗜茶，著茶經三篇。^⑨磴 謂山巖有石，平坦可登者也。^⑩雲臺諸將相 明帝永平三年，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有鄧禹、馬武、姚期等。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⑪年，少文臥游五嶽 少文名炳，宋南陽人，好山水，愛遠遊。嘗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覩。』^⑫宗少文臥游五嶽 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五嶽，華山、泰山、嵩山、恆山、衡山也。^⑬孫興公遙賦天台 興公名綽，晉太原人。天台山，在浙江天台縣北，一名桐柏山，綽作遊天台山賦，其序曰：『余所以馳神運思，畫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斯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二七 與鄧衛玉書

鄭日奎

閱來諭，其論次僕文，似多假借，不敢當。至謂僕：『以京華清署，一日與諸名公卿負海內文章重望者遊，以故風氣日上，似有所師承』云云，僕捧讀之餘，不勝悚息。以僕文爲佳，固未也；謂有師承，則無之矣。長安，人物所萃，鉅公名流多在焉，則就正有道，是其地；又僕前官翰林文學臣也，近雖改部郎，部務亦甚簡，與讀書論文事不妨，是其時；又僕嗜詩文，嘗樂得從勝已者遊，非專已自是者比，是其人；以是三者，宜乎來諭云云乃爾也。抑知有大不然者乎！

僕負性素拙且介，足下所知，雅不樂遊尊顯者門。或當遷除，朝參後，故例必往謁，不獲已，問道已經，得其狀，赧甚，然不可免也。姑造焉，則必先賄閨者，爲婉詞求其通。閨者猶不遽達，直曰：『屬方有公事，君且去。』約以他日，旣不敢

強，復不敢違約。如期往，或不值。值矣，則下馬拱立門外。閨者將刺入，良久，始出報曰：『屬方倦少憩也。』或曰：『甫進餐。』或曰：『方與某客談未竟，君姑俟。』乃引至別室中，几席略不備，苟然命坐。良久，口且燥，腹且饑，或疲欲就臥。當此之時，面目不可以告妻子，每憤起欲棄去不顧，度於理又不可，勉俟之。良久，閨者趨前曰：『請見矣。』急從之入。相見時，尊顯者禮殊簡貴，坐定，慰勞外，寥寥數語，都不及文字。然公卿大臣，立功報主，是其職也。固不當仍話措大生計；乃修己治人之方，經時濟物之道，略不一進教之，豈我輩未可與言耶？仰尊卑相見之禮，自古而然耶？茶罷，三揖而別，如是而已。如是者一旦甚，其可再乎！

夫今之負海內文章望者，大半皆居尊顯據要路者也。一旦以閒署郎官驟通其門，而曰余以文章求教者也，誰則信者？且既無以厭閨者欲，初至必姑辭之；再則且箕踞以對；三往，鮮不笑而罵之矣。此雖主人之意必不然，然謁者

之難，昔人已歎之。况我輩尙未得入其門，登其堂，奉其色笑，又安測主人意指所在哉？僕性既拙，且介不工爲佞，一旦作此舉動，足未進，口未言，面已發赤。即使請益有獲，所得幾何，所喪已大。以是離羣索居，不能坐進於此道，明矣。且夫文章信有師承，抑師又何常之有乎！韓得於左，柳得於國，廬陵得於西漢，眉山父子得於戰國策。固未嘗親炙其人，受其提命者也。昔日有行路得師者，今名公卿手筆，固所景慕，然得其詩若文讀而私淑之，足矣。無已，更進而求之古，亦足矣。外以欺於人，而內以欺於心，則豈鄭子所敢出哉？足下深知於古者也，肯進而教之，以匡所不逮，亟請得執鞭以從。

(選自靜庵文集)

作者小傳 見第二十四篇醉書齋記。

蘇 釋 ①清署 職務清閒之署也。鄭時官禮部郎中。②長安 借指北京，即今之北平。

③謁者之難昔人已歎之 戰國策：『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曰：『楚食貴如玉，薪貴如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 ④離羣索居 禮記檀弓篇：『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⑤韓得於左四句 韓唐南陽韓愈；左左邱明之春秋左傳；柳唐河東柳宗元國語；廬陵宋之歐陽修；西漢班固之漢書；眉山父子宋蘇洵及其二子蘇軾、蘇轍；戰國策；劉向所編定。 ⑥親炙 親近而薰炙之也。 ⑦提命 謂耳提而面命也。

文法一四 文言的助詞——疑詞 疑詞所常用的字是『乎』『哉』『耶』（古書中用

『邪』者較多）『歟』（古書中用『與』者較多）等。疑詞不一定是質疑，可分為三種：

（一）有疑問難 例：又安測主人意旨所在『哉？』

（二）無疑反證 例：『豈』我輩未可與言『耶？』

（三）無疑詠嘆 例如是者一旦甚『其』可再『乎！』

第一項是因為自己的確不知道，所以是『有疑問難』；第二項是因為自己的確以為可以

與大人先生們攀談，故意說：『難道我們不配跟大人講話麼？』所以是『無疑反證』，這一項常與『豈』『非』『不』『豈非』『豈不』等字連用；第三項是說：『一回已經夠受了，哪裏還敢領教第二回呵，』所以是『無疑詠嘆』，這一項常與『其』『都』『况』等字連用。

一五、文言的助詞三——助詞的合用 例如：

茶罷，三揖而別。如是『而已』。

余今所得，較諸二子，不多『乎哉？』——遊釣臺記

噫嘻，快『矣哉』！是遊乎！——遊釣臺記

上面三例，『而已』本來是連詞，『而』字和動詞『已』字的組合，但通常用這二字時，常連用不分，所以逕稱這兩個字爲合用的助詞，與『耳』字的用法相同；不過此處因了氣促和音節的關係，（文言文常以兩字爲一節）不能換用，如添加『僅』字，成爲『僅如是耳』就可通了。『乎哉』是同義的，所以單用『乎』或『哉』亦可，但在音節上此處須加『亦』字，成爲『不亦多

乎』或『不亦多哉。』

『矣哉』是以下面一字卽『哉』字爲主體，『矣』字爲附屬，所以不用『矣』字，成爲『快哉』也。可以通。

同義的除『乎哉』外，還有『已矣』。

以後一字爲主體的，除『矣哉』外，還有『也矣』，『矣乎』，『也耶』，『也歟』等。

以前二字爲主體的有『而已矣』，『而已耳』，『而已也』等。

以後二字爲主體的，有『也已矣』等。

練習

試說明下面各句末是何種疑詞：

(一) 外以欺於人，而內以欺於心，則豈鄭子所敢出哉？

(二) 抑知有大不然者乎！

(三)抑師又何嘗之有乎!

(四)若嘗登釣臺乎？——遊釣臺記

(五)且爲文字飲，不猶愈於紅裙耶？——醉書齋記

二八 荒島遊歷記（法國焦爾思威奴作）

梁啓超

武安領着衆人登了岸，急跑到法人洞口，把那木石除了，進去一看，覺洞內一切都如往日，並無異狀。衆人喜極，忙將鋪蓋拿來，安排妥當；又將胥羅船所用的餐檯放在中央。雅涅領着年輕的，把那鍋釜器皿小件的都運進來。莫科又在洞外石壁之下，疊石作竈，架上一個鐵鍋，調了好些羹湯。當中途停筏時，杜番往往提了小鎗登岸，獵取許多小鳥；至此，拿了幾串出來，交過伊播孫土耳，吩咐他用心燒好。到七點鐘時候，各人齊集洞內，把那胥羅

船所有的椅櫈環着餐檯，安排停妥，然後依次坐下。桌上有熱氣蓬蓬的湯、燻牛肉、燒雀子，又有些乾酪及車厘酒。各人鼓舌飽餐一頓。數日積勞，到此不覺倦甚；正商量分頭就寢，因爲俄敦發議，衆人又奔向那山毛櫟樹下，憑弔了同病相憐的舊主坡陰一番。到九點鐘，始共歸洞。令杜番、韋格兩人執兵守衛。衆童子安心睡了一夜。早起，復從事起貨入洞，又將筏拆解，收藏妥當，以備他日之用。如是忙了幾日至十三日，欲把鐵竈運進洞裏，置諸右方。巴士他見洞壁不甚堅牢，試爲鑿之，竟得穿了一穴，以通煙突。於是他們不出洞口一步，便足了炊事。自是杜番、韋格、乙菩、格羅士四人，每日攜一鳥鎗，遊弋近處，所獲甚夥，常與衆人分甘同味。

一日沿湖而行，約離法人洞邁⁽³⁾，許見北方有一茂林，潛入窺探，忽見有幾個深穿散在各處，分明是用人工掘成的；上面縱縱橫橫，蓋着許多樹枝，試

爲俯視，覺下面還有甚麼動物的遺骨纏紛狼藉；這定是坡陰當日掩取動物的遺迹了。四人周歷既遍，正欲行時，韋格道：「我有一法，何不將那陷坑依舊蓋好，或者有些動物自來淹死，亦未可知。」各人說是，忙取浮泥鋪填停妥，方纔歸去。路上又尋出三葉及水芹兩種植物，俱是美味適口，又宜於衛生的。天氣雖然漸寒，幸喜那湖及河還未冰結，年輕的就每天在那水邊釣得好些鮮味。十七日，武安思量道：「在這左右石壁之上，偷能找出一個石窩，藏些東西，豈不甚妙！」遂率着幾個同伴，出了洞外，分頭探索。正行到杜番們前日發見陷坑的近處，忽聞前頭有物嘩叫，聲音甚怪。武安不敢怠慢，急去蹤尋；杜番等隨後便至。覺那聲音是從一個陷坑裏發出來的，就近一看，見從前所蓋的浮泥及那樹枝都散落摧折，知是有甚麼動物投入其中，無可疑了。但是不知他是甚麼狠惡的禽獸，不敢逼近坑口，呼道：「荷亨！荷亨！」就見那獵犬

飛的一樣跑來，到坑口略瞰一瞰，便縱身一躍，跳下去了。……武安杜番跟着，也到坑口一望，立刻舉首對着衆人道：『諸君來！』當初各人怕有什麼危險，退了幾步立着；至此，始敢走近前來。乙苦道：『豹？』格羅士道：『豺狼麼？』杜番道：『不然，是一個兩足的動物。』再往下瞧着，道：『是鶲鳥！』——這是亞美利加鶲鳥中之一種，頭酷肖鵝，全身灰色，味甚肥美。——沙毗道：『我們生擒他。那巨鳥陷在坑裏，不能逃脫；地方又窄，雖有翼，無從高飛。』沙毗話猶未了，身已在坑裏了。見那鶲鳥並不拿嘴來啄，忙伸手扼住他咽喉，不多時，氣力都衰了。在上頭瞧着的人忙將幾條手巾投下，就緊緊的縛住了他的兩足，好不容易牽了上來。格羅士道：『我們怎樣處置他好？』沙毗道：『不用說了，拏他洞裏去，馴養他，供我們一個騎坐就是了。』說着便走。……俄敦遠遠望見他們歡天喜地的牽了一個龐然大物回來，心中想着道：『這樣增了一個人口，

爲本洞生計的情形打算，未知得失怎樣。』方纔思疑了一會兒，忽然記起那個新來的客，豈不是喫些野草樹葉就夠過活的麼，纔安了心，任從他們擺布去。

在洞外尋了幾天，還找不着一個可以收藏物件的山岩；他們就死了心，決議在這洞裏穿鑿穿鑿罷了。喜的這石壁不甚堅硬，從前巴士他曾經在鐵竈上頭通了一個煙突，自此更把洞口開拓，將胥羅船所用的門板嵌上；又在那左右鑿了兩個通天的窗。雖然費了許多的心力，卻幸都成了功；所以他們就想另鑿一個洞起來，也斷非妄想的。選了五月二十七日動工，到時有舉重的，有拿鏟的，個個爭強，人人奮勇。武安道：『牽一條直線從這裏鑿去，一定可到湖邊那石壁之下。若遇着風吹得利害，不能打開正門的時候，我們就可從橫門出去，這豈不妙！』自洞內到那湖邊，直徑約有四五丈長似的。童子們

先開了一條窄窄的隧道，然後把上下左右逐漸擴張。果然不出所料，這地方的石壁也是脆軟得很，有幾處還要用些木板擰住，纔能免得頽將下來。爲着這樣，他們的工程就容易做了。俄敦領着那幾個手空的童子，把從前解筏時所留下的木材，揀了幾條合作支柱用的；又伏進隧道，將土塊、石屑都運出洞外去。日日大家爲着這件事情忙煞。

到三十日下午，眼見的那隧道已穿了五六尺長。是日，武安如常扒進裏頭，拼命開鑿，忽聽見那邊離着自己不遠，似有些古怪聲音，不禁喫了一驚。再側耳細聽，果然像有怪物在那裏呻吟。武安急着，匍匐卻行，見了俄敦、巴士，便把這般這般告訴了他們一番。俄敦道：『莫不是你的幻聽麼？』武安道：『你試往一聽。』停了一刻，俄敦自隧道中出來，說道：『武安說的不錯，果然有甚麼東西在那裏低聲發哮。』巴士他亦不相信，進去一息，便出來道：『是了，但不

知是甚麼東西。三個急喚杜番、韋格、乙善、雅涅那幾個有年紀的再進去聽聽。這時候，聲已寂然，他們一無所聞，都說是他們三個心虛聽錯的，難道爲這一件疑似的事情就把那工程罷手不成！武安只得再進去作工，到晚上九點鐘時候，噠！這回比不得從前，那聲音越發大了。恰好荷亨進來，這個聲浪一敲他的耳膜，他便飛也似的走出隧道來，面色有些作怪，不住的在洞內亂跑。是晚，各人身上都掛着這件事，雖然睡了，倒驚醒了幾回。次早起來，巴士他同那杜番兩個先跑進隧道中一聽，卻不見有甚麼消息。荷亨也如常走動，不似昨日那麼狂怒。兩人商量定了，就跑出洞外，尋了一條路，披荆斬棘，攀上那石壁，在法人洞的絕頂張望四圍。好好覓了半天，仍不見有甚麼罅隙。罷了，罷了，急走下來，報告各人知道，依舊動手作工。是日絕不聞有甚麼，唯是鋤壁之時，覺得有些反響，像是裏頭空虛的一樣。——看官，若是裏頭果有一洞，與他們所鑿

的隧道相接近，便省他們許多工程了；但不知有這樣天幸沒有？

是日畢工，方欲開飯，從來那苻亨一定是在主人們左右陪伴吃飯的。今夕怎麼不見了。齊聲呼了苻亨幾聲，絕無影響。俄敦快出洞外，高聲呼了一遍。仍是寂然。自是杜番向那湖邊，韋格向那河岸，各人分頭找去，幾乎把洞的前後左右都翻過了，依然不見。拿表一瞧，見那短針已指着九點，又不可冒險遠到那茂林沼澤之中，迫得各人無精沒采，愀然歸洞。正在相對太息，並無一人發言的時候，忽而狂叫怒號，怪聲大作。武安道：『聲正從這裏來。』說着，鑽身進隧道去。年長的一齊蹶起，拿了護身東西，以備不虞；年幼的嚇得面如土色，急將被窩蓋着頭，動也不敢動。不多時，武安出來，說：『石壁那邊一定別有洞天了。』俄敦接口道：『然則一定有幾個動物在那裏。』杜番道：『我也這麼想着，且等明早，我們細尋他的洞口罷。』話猶未了，忽聞可怖的怒吼之聲，咆

哮之聲嗚嗚然隆隆然不斷不絕險些兒把那石壁都震蹋了。韋格道：『莫是苻亨同甚麼動物格鬪？』武安再入隧道一聽，卻無影兒消息。是晚，各人不敢交睫，眼光光的守到天亮。杜番率了一隊，仔細在湖邊石壁一上一下搜了好些時候，並不見有甚麼洞口。武安、巴士他照常用功鑿那石壁；鑿至正午，更深了二尺許。喫中飯畢，再把鋤進去，漸覺得與那邊的空洞更逼近了。急令年幼的跑出洞外，以避不測之事。杜番、韋格、乙善等有年紀的，各人手執武器，刻刻留神，以便與隧中諸童子緩急相應。自鳴鐘剛打了兩點，忽聞武安大喊起來。你道他是做甚麼呢？原來他舉鋤一下，不覺把石壁掘穿，就望見裏面真有一個大洞。退身出來，正欲告訴外邊各人，忽聽得撲地一聲，那隧道之中跑了一隻東西出來，驚得衆人魂不附體。衆人定睛看了，纔知道就是那隻苻亨。一直跑到盃邊，吸了幾口清水，方搖頭擺尾，徐徐行近俄敦之處。衆人見他形狀無

異常時，知道無甚可畏的。武安在前，俄敦、杜番、韋格、巴士他及莫科等跟着，拿了燈籠，走進隧道裏。見那石壁穿了，開出一個大穴，便由此轉過，略瞧一瞧，仍是一個大洞，其高大寬廣大約與法人洞差不多。一望，似無路可與外邊相通；但若果然如此，那苻亨由那裏進去呢？韋格忽然跌了一交，大呼道：「有東西！」快舉燈籠一照，原來是隻豺狼的死屍。武安道：「這不是苻亨咬死的麼？我們從前的疑團，至今方纔明白了。只是這個野獸從那裏進來的？」童子們全想不出來。武安留衆人在洞內守着，獨自一個出了法人洞，跑到湖邊，循着那石壁，且行且呼，覺有一處把各人答應的聲音傳漏出來。因細心查勘，見石壁之下，幾與地平，那裏有一個低陷的穴口。不錯了，不錯了！苻亨同那野獸俱由這裏進去。是的，再將他鑿寬些，童子們就可以有出來湖邊的門口了。

各人見得了這個新洞，不勝喜歡；自此更為出力，急把隧道擴張擴張，居

然成了一條通路，這兩個洞就聯絡上了。他們商量數次，纔定議新洞作書房、寢室，將舊洞作廚房、食堂、倉庫。忙把鋪蓋移往新洞，安排妥當；再把桌子、椅子、及胥羅船所用的大火爐都搬將進來。這樣陳設，覺得也很整潔。於是將那穴口嵌上兩塊胥羅船所用的門板，又在那左右開了兩個透明天窗。這種工夫，不消說，又是費工夫他的心力弄來的了。時北風漸緊，雖未至十分嚴寒，料着戶外工作不久便有爲難了。爲此，衆童子不肯怠慢，夜以繼日的，忙了兩個禮拜，方纔把那洞內的事情整理完了……

(選自十五小豪傑)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十篇小豪傑放洋記。

註釋 ①法八洞 據本書，此洞會住法人坡陰，故稱爲法人洞。 ②筏 以木條或竹爲之，盪於水中者。 ③山毛櫟 山野自生之落葉喬木。 ④弋 以繩繫於矢而射也。 ⑤邁

爲 *Mie* 之音譯，或譯『哩』。爲英美長度之名稱。◎三葉 *Kleeblaat* 拉丁文作 *Trifolium*，西洋詩中常以之象徵三人之友愛。㊂畱 築牆杵也。

立 法 一六、白話的助詞 現在將重要的白話助詞與文言助詞列一個比較表：

白話	了(啦、囉)	罷了(就是了)	罷(吧)	麼(嗎)、呢
文言	矣、已	而已、耳	也乎、也歟	乎、耶、歟

『罷』『吧』二字可以通用，但『罷了』不能寫作『吧了』，因爲這裏『罷』字作『罷休』，是動詞不是助詞。

『麼』『呢』二字雖同屬疑詞，用法卻不一樣。凡在主句中加有『什麼』『甚麼』『怎麼』『怎樣』『那裏』『誰』等有疑問字的都可以用『麼』字。

凡沒有上舉這些字而意義完全無隱的都可以用『麼』字。

句中有『是不是』的，須用『呢』字；有『不是』『莫是』的，須用『麼』字。

例：

你道他是做『甚麼』『呢』？

這『不是』苻亨咬死的『麼』

練習

試在下面各句末加『麼』字或『呢』字，並說明理由：

(一) 我們怎樣處置他好？

(二) 比我們這裏的方塔，誰高——地動

(三) 莫是苻亨同甚麼動物格鬥？

(四) 這個野獸從那裏進來的？

(五) 你爲什麼要喊——地動

二九 藕與蓴菜

葉紹鈞

與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懷念起故鄉來了。若在故鄉，每當新秋的早晨，門前經過許多的鄉人；男的紫赤的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軀幹高大而且挺直，使人起康健的感覺；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頭布，雖然赤腳，却穿短短的夏布裙，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那樣高，但是別有一種康健的美的風致；他們如挑着一副擔子，盛着鮮嫩玉色的長節的藕，在藕的家鄉的池塘裏，在城外曲曲彎彎的小河裏，他們把這些藕一灌再灌，所以這樣潔白了。彷彿他們以為這是供人體味的高品的東西，這是清晨的圖畫裏重要的題材，假若滿塗泥污，便把人家欣賞的渾凝之感打破了；這是一件罪過的事情，他們不願意擔在身上，故而先把牠們濯得這樣潔白了，才挑進城裏來。他們想

要休息的時候，就把竹扁擔橫在地，自己坐在上面，隨便揀擇擔裏的過嫩的藕槍或是較老的藕朴，大口地嚼着解渴。走過的人便站住了，紅衫的小姑娘揀一節白髮的老公公買兩支。清淡的甘美的滋味於是普遍於家家且人了。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課，直要到葉落深秋的時候。

在這裏，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從我們的故鄉運來的，但是數量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華公子碩腹鉅賈的幫閒茶房們把大部分搶去了；其餘的便要供在大一點的水果鋪子裏，位置在金山●蘋果呂宋●香芒●之間，專待善價而沽。至於挑着擔子在街上賣的，也並不是沒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便澀得像未熟的柿子，實在無從欣羨；因此，除了僅有一回，我們今年竟不曾吃過藕。

這僅有的一回不是買來吃的，是鄰舍送給我們吃的，他們也不是自己

買的，是從故鄉來的親戚帶來的。這藕離開牠的家鄉大約有好些時候了，所以不復呈玉樣的顏色，却滿被着許多鏽斑。削去皮的時候，刀鋒過處，很不順爽，切成了片，送入口裏，嚼着頗有些甘味，但沒有一種鮮嫩的感覺，而且似乎含了滿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吃了。只有孩子很高興，他把這許多片吃完，居然有半點鐘工夫不再作別種的要求。

因為想吃藕，又聯想到尊菜，在故鄉的春天，幾乎天天吃尊菜，牠本來沒有味道，味道全在於好的湯，但這嫩綠的顏色與豐富的詩意，無味之味，真是令人心醉呢。在每條街旁的小河裏，石埠頭總歇着一兩條沒篷船，滿艙盛着尊菜，是從太湖裏去撈來的。像這樣的取求很便，當然能得日餐一盤了。

而在這里又不然。非上館子，就難以吃到這東西。我們當然不上館子，偶然在一兩回去擾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尊菜上市的時候，所以今年竟不會

吃過直到最近伯祥^①的杭州親戚來了送他幾瓶裝瓶的西湖蓴菜他送我一瓶我才算也嘗了新了。

自來不戀故鄉的我想到這裏，覺得故鄉可愛極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起這麼深濃的情緒？再一思索，實在很淺顯的：因爲在故鄉有所戀，而所戀又惟在故鄉；有便繫着繫着，不能離捨了。譬如親密的家人在那裏，知心的朋友在那裏，怎得不留戀？怎得不懷念？但是僅僅爲了愛故鄉麼？不是的，不過在故鄉的幾個人把我們牽着罷了。若無所牽，更何所戀？像我現在，偶然被藕與蓴菜所牽，所以便懷念起故鄉來了。

所戀在那裏，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

(選自劍鞘)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二篇籃球比賽。

註釋 ①金山 (San Francisco) 卽舊金山，美國西部之大城。

②呂宋 (Luzon) 菲律

賓羣島中最北之大島，現屬美國。

③香芒 一稱樣，讀如荔。有香芒、木芒、肉芒三種，香芒最上，肉芒最下。其樹爲喬木，實如鵝卵，皮青肉黃，味甘美。

④待善價而沽 論語：『求善賈而沽諸。』

賈音義均如價。⑤伯祥 王姓名，號麒麟，伯祥其號，長於歷史，現代蘇州人。

三〇 故鄉的野菜

周作人

我的故鄉不止一個，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分，只因釣於斯游於斯的關係，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村裏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後有時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說起有薺菜在那裏賣著，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鄉間不必說，就是城裏只要有後園的人家都可以隨時采食，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隻『苗籃』，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的遊戲的工作。那時小孩們唱道：『薺菜馬蘭頭，姊嫁在後門頭。』後來馬蘭頭有鄉人拿來進城售賣了，但薺菜還是一種野菜，須得自家去采。關於薺菜向來頗有風雅的傳說，不過這似乎以吳地爲主。
西湖游覽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菜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顧祿的清嘉錄上亦說：『薺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三月三螞蟻上灶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陘上，以厭蟲蟻。侵晨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號眼亮花。』但浙東人却很理會這些事情，只是挑來做菜或炒年糕吃罷了。

黃花麥果通稱鼠麴草，係菊科植物，葉小微圓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黃色，簇生梢頭。春天採嫩葉，搗爛去汁，和粉作糕，稱黃花麥果糕。小孩們有歌贊美之云：

『黃花麥果靚結結，

關得大門自要吃：

半塊拿弗出，一塊自要吃。』

清明前後掃墓時，有些人家——大約是保存古風的人家——用黃花麥果作供，但不作餅狀，做成小顆如指頂大，或細條如小指，以五六個作一攢，名曰繭果，不知是什麼意思，或因蠶上山時設祭，也用這種食品，故有是稱，亦未可知。自從十二三歲時外出不參與外祖家掃墓以後，不復見過繭果，近來住在北京，也不再見黃花麥果的影子了。日本稱作「御形」，與薺菜同為春

的七草之一，也採來做點心用，狀如艾餃，名曰『草餅』。春分前後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總是日本風味，不復是兒時的黃花麥果糕了。

掃墓時候所常吃的還有一種野菜，俗名草紫，通稱紫雲英。農人在收穫後，播種田內，用作肥料，是一種很被賤視的植物，但採取嫩莖瀹食，味頗鮮美，似豌豆苗。花紫紅色，數十畝接連不斷，一片錦綉，如鋪著華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狀如蝴蝶，又如雞雛，尤爲小孩所喜。間有白色的花，相傳可以治癆，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辭典云：『此草與蒲公英同是習見的東西，從幼年時代便已熟識。在女人裏邊，不會採過紫雲英的人，恐未必有罷。』中國古來沒有花環，但紫雲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東西，這一層我還替那些小人們欣幸的。浙東掃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隨了樂音去看『上墳船裏的姣姣』，沒有錢的人家雖沒有鼓吹，但是船頭上篷窗下總露出些

紫雲英和杜鵑的花束，這也就是上墳船的確實的證據了。

(選自澤瀉集)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二十五篇烏篷船。

註 釋 ①南京『住過六年』爲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六，即始自『一九〇一年的夏天考入江南水師學堂，終於『一九〇六年的夏天住在魚雷堂的空屋裏』(均見周作人雨天的書學校生活的一葉) ②顧祿的清嘉錄 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二輯第六函，二冊十二卷，每卷一月，記十二月歲時風俗。作者係清道光年間人。所引文在第二卷第二則野菜花條。

◎淪 音藥，煮也。

文 法 一七、標點的種類 文言和白話的感嘆詞沒有什麼可以詳細討論的，故從略。此下將講標點的用法。標點共分十二種，列表如下：

點號	甲羣	(一)句號……作。	(二)點號……作。
	乙羣	(三)分號……作；	(四)冒號……作：
		(五)問號……作？	(六)驚嘆號……作！
標號	丙羣	(七)引號……作『』	(八)破折號……作—
		(九)刪節號……作…	(一〇)夾註號……作○
	(一一)私名號……作—	(一二)書名號……作《》	

標號凡六種，點號凡四種，問號和驚嘆號則是標點兼而有之的。此外還有一種頓號，是在標點法頒布後幾年纔通行的，用以點斷幾個在一處的名詞、形容詞等的。例如：

將舊洞作廚房、食堂、倉庫。——荒島遊歷記

一、八、固有名詞的標法 凡固有名詞除書報名、篇名用書名號外，其餘都用私名號。也有將地名號分出作雙直線——的，但不常用。書名號和私名號大多加在左邊，因為右邊是留給

「點號」用的，不能共佔一處。例如：

現在住在北京，——右標法

三〇 故鄉的野菜

現在住在北京——左標法

從上面兩例看來，可知左標法的便利。

人名、地名、朝代名、團體名、種族名等都用私名號。

例如：

顧祿的清嘉錄

顧祿是人名，故加私名號；清嘉錄是書名，故加書名號。

練習

試將下列各句加上書名號或私名號，並說明理由：

(一) 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

(二) 三個急喚杜番、韋格、乙菩、雅涅那幾個有年紀的再去聽聽。

(三) 日本俳句大辭典云……

荒島遊歷記

(四)現在住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

(五)西湖遊覽志云……

三一 談雨

鍾敬文

一月以來，天時特別的多雨。我自海濱歸來，在這裏總共不過住上二十天的光景，但落雨的便佔了半月有奇，單調的淅瀝的聲音，煞趣的黯淡的顏色，多麼悽悶啊，迫得我長坐困在小房裏。

「雨天本是愁天」雲心這話，誰都要承認的，尤其是在夜裏——春風淡蕩的夜裏，秋意蕭條的夜裏——覺得更不好消受。若你是遠游的孤客，或善感的詞人，那嗎，你是不能免的，雲擁的沉鬱與悲涼，重壓在你的心胸之上。爲什麼會如此？

半夜燈前十年事，●

一時隨雨到心頭。

聰明的詩人，已經給我們解答得很中肯了。因回憶而煩悶，確是雨夜的真風味，我們誰都可以經驗得到的，如果你的心靈不是太麻木。

雨天，雖然是釀愁的酒娘，但却頗富於渾凝的詩趣。這種陰沉的天氣，是天生宜於寫作的——好像聽見冰心女士說過，落雨天，是許多她所喜歡寫文字的時候之一，就是這個意思罷；但這種味道，不是素深於體會事物之人，恐未易於感到吧。

年紀大了，雖然漸漸的厭惡起雨天來，但在少時，却對他特有一種愛好之感。也許是太陽明亮的晴天太多了，覺得平凡，所以特別喜歡雨天。但原因不是這麼簡單，在彼時稚弱的心胸看來，這雨天的本身，確也有它可愛之處。

雨過後，庭中，街上，都會滿裝着活潑透明的水。我們看着，我們涉着，我們撥弄着，都會很感到興味。若大雨連天不息，則溪門一飽，大水泛溢起來，那野外的田園，都成了澤國。只長幾株長大的樹，標出水面。行人往來，都須划船引渡。我們好玩的小同伴，結羣立在前近的土堆上眺望着，歡呼着，那是多少有趣！

我還記得，那大概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其時，我跟着二哥——唉！他現在已遠隔人天了。——在一間私塾里念書，每逢雨天，必在學堂里預先用五色紙紮着許多紙船、紙馬、紙人、紙花、紙涼亭……到回家時，在路旁的一個小池里放着玩。那時小心胸中的欣悅，比起大人成功了什麼的喜慰都要高出幾倍呢。

多談一點舊事罷——那是我在小學校里時的——我們本鄉的那間小學校，是建築在一塊接近田野的地方的，而且處的方向，是低下的南部。所

以每年到了夏天，天一下雨，校里就要上水。好弄的同學，把門板脫了下來，在運動場里用竹篙撐着，當作小舟似的左右行駛。做小學生時，我是一位姑娘般的小孩子，什麼事都不敢胡亂動手，何況是有點危險而且犯規的遊戲呢？話雖如此，我那時眼看着同學在高興地玩着，心里總禁不住許多豔羨與喜悅呵。

粉紅色的兒童時代，已過得迢遠了，而今的雨天，於我只有孤悶悵觸的給與欣慰的夢，是永遠離開我千里而遙的呀。

(選自荔枝小品)

作者小傳 鍾敬文(一九〇三——)廣東惠州人，以小品文見稱。曾任浙江大學及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講師。著有《西湖漫拾》、《湖上散記》、《荔枝小品》、《海濱的二月》、《柳花集》、《民間文藝叢話》等。

註釋 ①半夜燈前十年事 杜荀鶴旅館遇雨詩，『月華星采坐來收，綠色江聲暗結愁。半

夜燈前十年事，一時隨雨到心頭。」

三二 鴨的喜劇

魯迅

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君帶了他那六絃琴到北京之後不久便向我訴苦說：『寂寎呀，寂寎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寎呀！』

這應該是真實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只以爲很是嚷嚷罷了。然而我之所謂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謂寂寎罷。

我可是覺得在北京彷彿沒有春和秋。老於北京的人說地氣北轉了，這裏在先是沒有這麼和暖。只是我總以爲沒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銜接起來，夏纔了，冬又開始了。

一日就是這冬末夏初的時候，而且是夜間，我偶而得了閒暇，去訪問愛羅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一君的家裏；這時一家的人都睡了覺了，天下很安靜。他獨自靠在自己的臥榻上，很高的眉稜在金黃色的長髮之間微蹙了，是在想他舊遊之地的爪哇，爪哇地方的夏夜。

『這樣的夜間，』他說：『在爪哇是遍地是音樂，房裏、草間、樹上都有昆蟲吟叫，各種聲音成爲合奏，很神奇。其間時時夾着蛇鳴：嘶嘶！可是也與蟲聲相和協……』他沈思了，似乎要追想起那時的情景來。

我開不得口。這樣奇妙的音樂，我在北京確乎未曾聽到過。所以即使如何愛國，也辯護不得，因爲他雖然目無所見，耳朵是沒有聾的。

『北京却連蛙鳴也沒有……』他又歎息了說。

『蛙鳴是有的！』這歎息却使我勇猛起來了，於是抗議說：『到夏天大

雨之後，你便能聽到許多蝦蟆叫，那是都在溝裏面的，因爲北京到處都有溝。』

『哦！……』

過了幾天，我的話居然證實了，因爲愛羅先珂君已經買到了幾十個科斗子。他買來便放在他窗外院子裏的小池裏。那池的長有三尺，寬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種荷花的荷池。從這荷池裏，雖然從沒有見過養出半朵荷花來，然而養蝦蟆却實在是一個極合式的所在。

科斗成羣的在水裏面游泳，愛羅先珂君也常常踱來訪他們。有時候在旁的孩子告訴他說：『愛羅希珂先生，他們生了腳了。』他便高興的微笑道：『哦！』

然而養成池沼的音樂家却只是愛羅先珂君的一件事，他是向來主張自食其力的，說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應該種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勸誘他就在院子裏種白菜；也屢次對仲密夫人勸告，勸伊養蜂，養雞，養豬，養牛，養駱駝。後來仲密家果然有了許多小雞，滿院飛跑，啄完了鋪地錦的嫩葉，大約也許就是這勸告的結果了。

從此賣小雞的鄉下人也時常來，來一回便買幾隻，因為小雞是容易積食，發痧，很難得長壽的，而且有一匹還成了愛羅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說小雞的悲劇裏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鄉下人竟意外的帶了小鴨來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說不要。愛羅先珂君也跑出來，他們就放一個在他兩手裏，而小鴨便在他兩手裏咻咻的叫。他以為這也很可愛，於是又不能不買了一共買了四個，每個八十文。

小鴨也誠然是可愛，遍身松花黃，毛茸茸的，放在地上，便蹣跚的走互相招呼，總是在一處。大家都說好，明天去買泥鰍來喂他們罷。愛羅先珂君說：『這錢也可以歸我出的。』

他於是教書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會，仲密夫人拿碎米來喂他們時，在遠處已聽得潑水的聲響，跑到一看，原來那四個小鴨都在荷池裏洗澡了，而且還翻筋斗，喫東西呢。等到攔他們上了岸，全池已經是渾水，過了半天，澄清了，只是泥裏露出幾條細藕來，而且再也尋不出一個已經生了腳的科斗了。

『伊羅希珂^(四)先沒有了，蝦蟆的兒子！』傍晚時候，孩子們一見他回來，最小的一個便趕緊說。

『唔？蝦蟆？』

仲密夫人也出來了，報告了小鴨喫完科斗的故事。

『唉，唉……』他說。

待到小鴨褪了黃毛，愛羅先珂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羅斯母親』了，便匆匆的向赤塔⁽¹⁾去。

待到四處蛙鳴的時候，小鴨也已經長成，兩個白的，兩個花的，而且不復咻咻的叫，都是『鴨鴨』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們了；幸而仲密住家的地勢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裏滿積了水，他們便欣欣然游水，鑽水，拍翅子，『鴨鴨』的叫了。

現在又從夏末交了冬初，而愛羅先珂君還是一無消息，不知道在那裏了。

只有四個鴨，却還在沙漠上『鴨鴨』的叫。

(選自呐喊)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十七篇風箏。

註 釋 ①仲密 即周作人。 ②爪哇 (Java) 在南洋屬荷蘭。

③愛羅希珂 仿小兒

叫不清楚之音也。 ④伊羅希珂 此亦因語音不清之故。

⑤赤塔 (Chita) 俄地，在我

國恰克圖東北，當西伯利亞鐵道分叉處。

文 法 一九，刪節處的標法

本書所選文章，爲了合於閱讀，所以常加刪節，這就用得着刪

節號了。例如，第二篇選的是水滸，因爲水滸是長篇小說，當然決無全選之理，所以只選一節，因此頭上用了一個刪節號，末尾又用了一個刪節號。不過有時聲音的曳長或停頓也用刪節號，例如：

『北京却連蛙鳴也沒有……』

這是突然停頓。又如

『哦……』

這是曳長。

練習

(一) 試在第三篇王冕的少年時代尋出三個刪節號，並說明理由。

(二) 試在第二十八篇荒島遊歷記尋出三個刪節號，並說明理由。

(三) 試說明下面四個刪節號是曳長還是停頓：

(A) 隨後便聽得窗外有嘩……的聲音——地動

(B) 『一個……蜻蜓……來……捉他！——伊和他

(C) 無論聽了那嚙……嚙……的曼長聲，或嚙格……嚙格的較短聲，都可以同樣受到

一種輕快的美感。——蟬與紡織娘

(D) 『唉，唉……』

三三 濟南城上

楊振聲

『你知道吧？倭奴要強占濟南城！』曉生自外面回到公寓，報告他弟弟湘生說。

『國軍施行抵禦？』弟弟懷疑中國的軍人。

『那自然！』哥哥像替軍人表示人格。

『城裏的兵力不夠！』弟弟又在懷疑中國軍人的能力。

『早晚是要落在倭奴手裏的！不過我們不能不抵禦，縱使我們力量屈服了，我們的精神是不能屈服的。』哥哥說了把頭向後一仰，用手理頭髮。

『聽說倭奴昨天又開來了五千兵。』弟弟又在懷疑衆寡不敵。

『你聽，倭奴在開礮了！』哥哥在地上走來走去的。『戰爭並不靠軍隊

多少，只要人民肯努力，平均兩個人中有一個加入，那怕……

擊的一聲，是弟弟手中的鉛筆斷了。

哥哥停住了，在懷疑的看着弟弟。

默了一會，哥哥問弟弟道：『你這幾天寫信給媽媽沒有？』

『沒。』弟弟搖搖頭說。『這幾天膠濟路一就不通了，寫信也寄不出。』

『媽媽不見信，更要着急！這一個學期沒有希望了。你能早點回家也好。……你知道，自從爹爹死後，媽媽……總要有一人養活。……並且我們有一個人加入，也就……』

哥哥停住了，弟弟又在懷疑的看着哥哥。

哥哥分明是把話說多了，在地上轉了兩轉，坐到書桌前，拿本書裝着看。此時城外是一片的礮聲，城裏是一片的哭聲。

「湘生！」哥哥驟然想起什麼事，放下書本，擔憂的望着弟弟。
「嗯？」

「你去看看絡絲姑娘吧。」哥哥對弟弟很和善的說。「她們母女兩個人，不知嚇得什麼樣子了！」

弟弟點點頭。

五分鐘後，聽着礮聲鬆些，弟弟往外走。哥哥拉了他的手道：「弟弟！」這是他不常用的稱呼。弟弟的目光對着他的。「再見！」他半晌只說了這個。這使弟弟的眼光也在擔憂的望着哥哥：

『大哥，你今晚不出去，在家裏寫信給母親？』

哥哥點點頭，弟弟去了。這是在下午的時候。

黃昏以後，城外的礮聲緊起來，城裏的哭聲高起來。快到半夜的時候，城

外的礮聲愈近了，城裏還擊的聲音愈少了。皖生在地面上踱來踱去，又想着他弟弟在絡絲家裏，『願他們安全吧！』他在默祝。去到衣櫃裏找出一身運動的衣服換上，裹緊了鞋帶，鎖上門，他走到街上來了。

下弦的月，慘白的挂在東方。幾條黑雲圍住了，像要吞噬牠。

空中流彈亂飛，耳邊哭聲四起。

他記得有一條路，去西城近些。剛轉過牆角，一個礮彈呼呼的從頭上飛過，扇的一聲，正打在一家牆壁上；接着是嘩喇嘩喇牆屋傾塌的聲音；又接着是一陣駭怪的叫哭；就再一點聲息也沒有了。

他又轉了幾條街，看見有一片屋子正在着火，一大羣男女老少，拖着，拉着他，哭着，叫着，滿街亂竄，不知向那裏躲藏纔好。忽地又是一個礮彈落了下來，一聲炸裂，一片狂嚎，幾處呻吟——那臨死最後的呻吟！皖生把眼一閉，急急

往前緊走幾步，忽地腳下一絆，幾乎把他絆倒。他望下一看，月色正照在一個女尸身上，血肉模糊的一條腿炸去了。還有一個不滿週歲的孩子爬在尸身的胸上，在吃奶。

他到城牆的脚下，月色已全從烏雲中流出，他看見城牆內面土坡子上已積了不少兵的尸體，有的還在尸堆裏呻吟。他就地上檢起一支槍，又在尸體上解下子彈盒子，彎了腰爬上去。剛到城堞的時候，又一個尸體滾下來，恰巧把他絆了一跌。他爬起來，跑上城堞，四邊望望，見一段十幾丈長的地方沒有兵了。他伸了頭向城外看看，聽的一聲，一個槍彈掠着他的耳脣飛過去。他急忙縮回頭來，閃開五六個城垛再探頭望望，借着月色看見城下有幾十個倭奴想在那段空虛的地方爬城。他們架肩而上，曉生瞄準下層的一個，開了一槍。這恰巧教他打中了，下層一倒，上層的都滾在城壕裏。

但不久他們又都靠攏上來。皖生又開了兩槍。一槍中了一個命。一槍打個空。他心裏正在看了着急，忽聽背後有人問道：『你是什麼人？』

『便衣隊。』皖生信口答。

轉回頭來看見來了十幾個兵。他指給他們看城下的倭奴。

他們立刻打下一排槍去，打中了兩三個，其餘的倭奴退藏在麥田裏。好久沒有動靜，他們以為倭奴退了，大意的靠近城垛口往外望。忽然對面一閃火光，轟的一聲，一個礮彈子掃去了一個城垛，礮花四裂，城上的人死傷了一大半。大家急忙閃開，接着又打來了一礮，這一礮打了個空。

停了不到十分鐘，十幾個倭奴又攏到城下來。城上又打下去一排槍，他們又都退伏在麥田裏。

如此相持了幾個鐘頭，城上的幾個人只剩下皖生與另一個兵了，皖生

左臂上也受了傷，他用手巾纏着。

東方漸已放白，敗兵集中攻東北城，西城漸漸鬆了。皖生從褲袋裏掏出一包煙來，讓那個兵道：『抽煙？』

兩個人背着城垛坐下來，望到全城千百處礮打的傷痕，朝霧籠罩着悲悽。

『不然，我們現在到了德州了。』皖生說。

『可惡的，這一晚打死了不少的兄弟們！』兵說了用力抽了一口煙。

『我們還夠再打一天的？』皖生在盼望。

那個兵搖搖頭。袋子裏掏出個饅頭，讓皖生道：『吃點！』皖生搖搖頭，又拿出支煙來充飢。

『老鄉，你的樣子不像當兵的。』兵在吃着饅頭端詳他。

『樣子不像不管，打仗像不像吧？』皖生笑着問他。

『像！沒見過你這樣的好傢伙！』兵有點崇拜他。

兵的肚子得到安慰，嘴裏的話就多起來。『喂，這次幫忙的真多啦。昨天下午我們在南城，有一個學生來幫我們，好傢伙，打的潑刺極了！可惜，他不懂得躲藏，不久就受傷了。』

『你說昨天下午？』皖生問。

『不錯。』

『什麼樣子？』

『比你矮不多，長得真有點像你。』兵在仔細打量皖生的眼睛。

皖生手裏的半截煙落了地。

『穿的藍色學生制服？』他急問。

『不錯。』

『傷的重不重？』他張了口望答復。

『左肩窩，有人救他也許不至於死。嘻，我們那裏顧得！他倒下去嘴裏還叫媽媽。我們都笑他要吃奶。』

曉生怒的站了起來。

『要回家？』兵問。

『不去南城。』

『救人？』

『我的兄弟！』他說了就往南走。

『哎！』兵有點歎息。

此時東北城的破火忽然緊起來。城上的吶喊，城裏的哭聲，一時高漲，敵

火像已逼壓到城根，

皖生的臉轉過來，對着東北城默默的望，耳邊只聽見那個兵說道：『完了！完了！東北城的人不夠，我去。』

皖生看着那個兵站起身，肩了槍，就向東北城走。

『站住！』皖生喊。

兵回頭見他不往南走，只是默默的站着望東北城。

『什麼事？』兵問。

他不言語，還是默默的站着。

『我去啦。』兵講。

『我同你一塊去。』

『你的兄弟呢？你不去救他？』

皖生搖搖頭，用袖子擦一擦眼淚，同那個兵一齊向東北城礮火正濃的地方跑去。

(選自現代評論)

作者小傳 楊振聲(一八九〇—)字今甫，山東蓬萊人。歷任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武昌大學、中山大學、清華大學、齊魯大學教授。著有《玉君一書》。

註 釋 ①膠濟鐵路 從山東膠縣之青島到濟南，長七八八里。 ②德州 今山東德縣

三四 燕子與蝴蝶 (波蘭●戈木列支奇著) 周作人

有一天我們出去，離磨房很遠，連磨輪的聲音都聽不到了。

安那採些野花，預備編作花環；我們走的愈遠，伊便尋到愈美愈多的花。我們採集藍花的野菊，走了好幾里路，而且我們也全不知道這是怎樣，

又是什麼時候做的。

我們久已不會計算時間，或留心這是什麼時分了。我們的時表，已經有一個月，臥在我們的箱子底下了。

在戀愛的會合的時候，有誰去看時表的指示呢？誰又受着自然的撫愛，却用了均勻微小的分子去計算時間，去煩惱他呢？

太陽在天上照着，正當我們的前面，——這在我們看來，彷彿是我們正走向太陽那裏去。

忽然在草原的中間，——這草原優美的波動着，上面有幾株孤獨的野

梨，步哨似的站着，——在我們的上面，現出一座小山，帶一叢小小的松林。

這松林很憔悴而且稀疏；我們能夠從他中間很明白的看出村家的黃牆與紅的屋頂。

那紅黃的房子引動了我們的興趣；所以我們便走進松樹林裏去，雖然這些松樹也並不討人的喜歡。

有許多樹，正同人們一樣，使人一看便覺得討厭。

松林中間的地，並沒有遮蓋着一莖的青草。即使青草曾經生長，顯然早已被人的脚步所毀滅了。在樹榦的末梢，想尋到嫩條，也不能夠，這些枝條本來在老樹旁邊是常有的。這是一種沒有將來的植物，正如世上的沒有明日的人生。

我們沿着這幽鬱的松林過去，便看見一所大屋在我們的面前，牆上爬着野生的葡萄。靠在牆的一面，是一個小亭，用牽牛花和豌豆所編成的。屋後是園，荒廢着，滿生了瞿麥。⁽⁴⁾

這建築中最大而且似乎最重要的，那是極長的馬房，在屋的兩邊，彷彿

和他合成一個不可分離的全體。略遠一點，橫着黃色的稻田。有一重低矮柵欄，將他從那建築和前面的一小塊空地隔開了。

那柵欄造成一個方角；在斜面的兩半聯合的地方，裝着大門，高而且寬，那時候正完全的開着。

我們走近低矮的柵欄，安那還不及將伊的絹傘靠到柵欄上去。那黃屋裏有人開門了，走出一個男人來，站在門口，高聲問道：『你們是往外國去麼？』

我們懂得了，用了彎曲的棒，草草做成的柵欄，原來是比普通田產的境界更有重大的意義的東西……

這柵欄^②是分開兩個國民，兩個國土，兩個文明的。

生在柵欄後面的裸麥，^③所以成爲日耳曼的裸麥；那夾在稻穗中間，藍色的火光一般微微然燒着的野菊，也便是日耳曼的野菊了。

這也是日耳曼的，便是那風，從那邊吹來，帶着牽牛花的蜜一般的香氣。

安那當然不願意用日耳曼的花，來增飾伊的花環；伊將我們的來意對高聲問話的人說了。

他從容回到屋裏去，但是一定還有十幾雙明敏的雖然不可見的眼睛，正守望着我們一切的舉動。

我們周圍觀望，帶有一種奇異的感覺。

『這是怎麼的？』安那張大了眼問道：『這株稻因為穀子被風吹來，在這裏生長，便是我們的；但那千萬株的別的稻，本是他的兄弟們，只因生得遠了一步，便是外國的。這是怎麼的呢？』

我竭力的和伊說明，這是完全自然，而且必要的。

「爲什麼呢？」

我只聳一聳肩，也不答話。

我們心裏全爲分隔的思想所佔據了，我們便轉眼向着天空，去搜尋上面的界線。

但天空只是一個不可分的。

我們看那太陽。

太陽也只是一個不可分的。

在這時候有一隻蝴蝶，在我們近旁的柵欄上，將他紅面銀裏的翅膀一張一斂的，坐了好久；忽然的飛起，便飛過日耳曼的那邊去了。

他在左右搖擺的稻穗上，飛了許多時，尋到了男朋友或女朋友，於是又從從容容的飛回來了。

幾個燕子，預知雷雨將到了，大聲叫着，遠遠的飛翔了一會，也無事的穿過了那境界……

「你看！」安那同小孩一般的得意，叫着說：『那燕子和蝴蝶並不承認那必要，便是你纔剛很聰明似的所說的。』

這幾句不注意的話，很使我幽鬱。

『唉，安那，安那！』我埋怨似的說：『你忘記了麼？——人類是比那輕浮的燕子和沒有思慮的蝴蝶更為聰明的生物呀！』

（選自現代小說譯叢）

作者小傳 戈木列支奇（Wiktor Gomulicki, 1851—）波蘭小說家兼詩人文體優美，辭句勻稱，俱足使人驚嘆。雖其著作本旨在推演所目睹之華沙（Warszawa）生活，然於其短篇中頗描摹出波蘭農夫之生活狀況。若彼刻畫入微之筆墨，在小說中實別開生面。

註 釋 ①燕子與蝴蝶 本篇原名這是燕子蝴蝶們所不懂的，由譯者改題今名。 ②波蘭本爲王國。俄國久思侵奪，輒干涉其內政。波人與土耳其人同盟，與俄戰而敗，奧普兩國，乃與俄國分割之。一七九五年波蘭遂亡。歐戰後又興起，成爲共和國。 ③步哨 步兵在派定之處看守者。 ④瞿麥 穀類植物，山野自生，結實似燕麥。 ⑤柵欄 柵欄之前爲波蘭，後爲德國。 ⑥裸麥 略似大麥，惟穗上無芒，亦可供食。

文 法 二〇用法混亂的破折號 破折號的正當用法是語氣急轉，此外如語氣斷續應該用刪節號，夾註語句應該用夾註號，總提和總結應該用冒號，都不是破折號的正當用法。例如：

太陽在天上照着，正當我們的前面，——這在我們看來，彷彿是我們正走向太陽那裏去。下面的一句正與上面的一句相反，所以是語氣急轉，應該用破折號，但如：

忽然在草原的中間——這草原優美的波動着，上面有幾株孤獨的野梨，步哨似的站着，——在我们的上面，現出一座小山，帶一叢小小的松林。

兩個破折號之間的話是解釋草原的，如用夾註號（）可知起訖之處，當較為明顯醒目。

二、直接敘述與間接敘述 直接敘述是作者將被說到的人所說的話照樣的寫下來。間接敘述是作者將那人那話變成他自己的話。例如：

一個男人問道：『你們是往外國去麼？』

這是直接敘述。如改作，

一個男人問他們是否往外國去。

就成為間接敘述了。直接敘述須用引號，間接敘述不能用引號，必須牢記。

引號共有五種：（一）『』，（二）〔〕，（三）：：，（四）‘’，（五）——。第一二五這三種橫行直行均可用，第三四種僅能用於橫行。第五種是仿法國的，只有一個，用在說話開始處，說話

終了時不必用也不能用。

話裏套話，大都以雙引號套單引號，也有以單引號套雙引號的；前者的利弊是清楚而不簡便；後者的利弊是簡便而不清楚。

標點如放在句中，第二引號前的標點應放在引號內，不應放在引號外。各舉一例：

『為什麼呢？』——正

『為什麼呢？』——誤

但如只是一個詞，標點就應放在引號外，不應放在引號內了。再就故鄉的野菜篇各舉一例：

婦女小兒各拿一隻『苗籃』，——正

婦女小兒各拿一隻『苗籃』，——誤

這是因為一段話最後的標點不能統攝全段，而一個詞附近的標點不僅僅統攝一個詞的緣故。換一句話說，一段話最後的標點是統攝一句的，故不能放在全段的引號之外以統攝

全段一個詞附近的標點也是統攝一句的，故不能放在一個詞的引號之內以統攝一個詞。

練習

(一)『你忘記了麼——人類是比那輕浮的燕子和沒有思慮的蝴蝶更爲聰明的生物呀！』這句話的破折號是表示什麼呢？

(二)『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學講「喫茶」——並不是胡適之先生所說的「吃講茶」——我沒有工夫去聽。』這句話的兩個破折號又是表示什麼呢？再者，這兩個破折號可否有較好的替代呢？

(三)『我埋怨似的說，「你忘記了麼？」』把這句話改爲間接敘述。

(四)『這是怎麼的？』這句話的標點對麼？

(五)『日本稱作「御形」』，這句話的標點對麼？

三五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葉紹鈞

從車上跨下，急雨如惡魔的亂箭，立刻溼了我的長衫。滿腔的憤怒，頭顱似乎戴着緊緊的鐵箍。我走，我奮疾地走。路人少極了，店舖裏髣髴也很少見人影。那裏去了！那裏去了！怕聽昨天那樣的排槍聲，怕吃昨天那樣的急射彈，所以如小鼠如蝸牛般伏在家裏，躲藏在櫃檯底下麼？這有什麼用？你蜷伏，你躲藏，槍聲會來找你的耳朵，子彈會來找你的肉體，你看有什麼用？

猛獸似的張着巨眼的汽車衝馳而過，水泥濺污的衣服，也濺及我的項頸，我滿腔的憤怒。

一口氣趕到老闆捕房的門前，我想參拜我們的火伴的血跡，我想用舌頭舐盡所有的血跡，嚥入肚裏。但是沒有了，一點兒沒有了已給仇人的水機

冲得光光，已給腐心的人們踐得光光，更給惡魔的亂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不要緊，我想血總是曾經渝在這地方的，總有滲入這塊土的吧。那就行了，這塊土是血的土，血是我們的火伴的血，還不夠是一課嚴重的功課麼？血灌溉着，血溫潤着，行見血的花開在這裏。

我注視這塊土，全神地注視着，其餘什麼都不見了，髮鬚已把整個兒軀體融化在裏頭。

抬起眼睛，那邊站着兩個巡捕，手槍在他們的腰間，泛紅的臉肉，深深的紋刻在嘴圍，黃的睫毛下閃着綠光，似乎在那里獰笑。

手槍是你嗎？似乎在那裏獰笑的，是你嗎？

是的，是的，什麼都是，你便怎樣？我髮鬚看見無量數的手槍顛頭，聽見無量數的獰笑的開口。

我吻着嘴唇嚥下去，把看見的聽見的一齊嚥下去，如同嚥一塊糙石，一塊熱鐵，我滿腔的憤怒。

雨越來越急，風吹着把我的身體捲住，全身濕透了，傘全然不中用，我回身走纔來的路，路上有人了，三四個，六七個，顯然可見是青布大褂的隊伍，——雖然中間也有穿洋服的，也有穿各色衫子的斷髮的女子，——他們有的張着傘，大部分却直任狂雨亂淋。

我開始驚異於他們的臉，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嚴肅的臉，有如崛峯的聳峙；這麼鬱怒的臉，有如雷電之將作；青年的柔秀的顏色退隱了，換上了壯士的北地人的蒼勁，他們的眼睛冒得出焚燒掉一切的火，吻緊的嘴唇裏藏着咬得死生物的牙齒，鼻頭不怕聞血腥與死人的屍臭，耳朵不怕聽大礮與猛獸的咆哮，而皮膚簡直是百鍊的鐵甲。

佩弦的詩道：『笑將不復在我們唇上！』用以歌詠這許多的臉，正是適合。他們不復笑，永遠不復笑！他們有的是嚴肅與鬱怒。

似乎店舖裏人臉多起來了，從家裏纔跑來呢，從櫃檯底下纔探出來呢，我沒有工夫想。這些人臉而且露出在店門首了，他們驚訝地望着路上那些嚴肅的鬱怒的臉。

青布大褂的隊伍便紛紛投入各家店舖，我也跟着一隊跨進一家，記得是布匹莊。我聽見他們開口了，差不多掬示整個的心，湧起滿腔的血，這樣真摯地熱烈地講說着。他們講及民族的命運，他們講及羣衆的力量，他們講及反抗的必要；他們不憚鄭重叮嚀的是『咱們一夥兒！』我感動，我心酸，酸得痛快。

店夥的臉比較地嚴肅了；沒有話說，暗暗點頭。

我跨出布匹莊，『中國人不會齊心呀！如果齊心，嚇怕什麼？』這句帶有尖刺的話傳來，我回頭去看。

是一個三十左右的男子，粗布的短衫露着胸，蒼黯的膚色標記他是在露天出賣勞力的，眼睛裏放射出英雄的光。

不錯呀，我想，露胸的朋友，你喊出這樣簡要精練的話來，你偉大你剛強！你是具有解放的優先權者！我虔敬地向他點頭。

但是，恍惚有藍袍玄褂小鬚鬚的影子在我眼前晃過，玩世地微笑，又髡鬚鼻子裏發出輕輕的一聲『嗤』，接着又晃過一個袖手的漂亮的嘴臉，漂亮的衣著，在那裏低吟，依稀是『可憐無補費精神』！袖手的幻滅了，抖抖地顯現一個瘠瘦的中年人，如鼠的觳觫的眼睛，如兔的顫動的嘴，含在喉際，欲吐又不敢吐的一聲『怕』！

我倒楣，我如受奇辱，看見這樣等等的魔影！我憤怒地張大眼睛，什麼魔影都沒有了，只見滿街惡魔的亂箭似的急雨。

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我咒詛你們，你們滅絕！你們消亡！你們是攔路的荆棘！你們是火伴的牽累！你們滅絕，你們消亡，永遠不存一絲兒痕跡，永遠不存一絲兒痕跡於這塊土！

有淌在路上的血，有嚴肅的鬱怒的臉，有露胸朋友那樣的意思：『咱們一夥兒，』有救，一定有救，豈但有救而已！

我滿腔的憤怒，再有露胸的朋友那樣的話在路上吧？我向前走去。依然是滿街惡魔的亂箭似的急雨。

（選自文學週報）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二篇籃球比賽。

三五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二一七

註釋 ①五月三十一日 民國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大學學生，爲日人所設紗廠內
慘殺華工顧正洪，及工部局擬厲行編訂印刷附律，增加碼頭捐等，遍處演講帝國主義之罪
惡，當時多人爲南京路老闆捕房捕去。厥後，一部分學生仍在該處會集，老闆捕房中人即向
羣衆開槍，當場死傷甚多，造成空前之大慘劇。本篇所述，即慘案發生後一大之情景。

三六 無題

徐志摩

原是你的本分，朝山人的脰^一踝^一，
這荆刺的傷痛！回看你的來路，
看那艸叢亂石間斑斑的血跡，
在暮靄^一裏記認你從來的踪蹟！
且緩撫摩你的肢體，你的止境

還在那白雲環拱處的山嶺！

無聲的暮煙，遠從那山麓與林邊，
漸漸的潮沒了這曠野，這荒天，
你渺小的子影面對這冥盲的前程，
像在怒濤間的輕航失去了南針；
更有那黑夜的恐怖，悚骨的狼嗥，
狐鳴，鷹歛，⁽²⁾蔓艸間有蝮，⁽³⁾蛇纏繞！

退後？——昏夜一般的吞蝕，血染的來蹤，
倒地？——這懦怯的累贅，問誰去收容？

前衝？阿，前衝！衝破這黑暗的冥凶，
衝破一切的恐怖、遲疑、畏葸、[◎]苦痛，
血淋漓的踐踏過三角稜的勁刺，
叢莽中伏獸的利爪，蜿蜒[◎]的虫豸！[◎]

前衝，靈魂的勇是你成功的祕密！
這回你看，在這決心捨命的瞬息。
迷霧已經讓路，讓給不變的天光，
一彎青玉似的明月在雲隙裏探望，
依稀窗紗間美人啓齒的瓠[◎]犀，[◎]——
那是靈感的贊許，最恩寵的贈與！

更有那高峯你那最想望的高峯
亦已湧現在當前蓮苞似的玲瓏，
在藍天裏，在月華中，穠艷崇高——
朝山人，這異像便是你跋涉的酬勞！

(選自志摩的詩)

作者小傳 徐志摩（一八九九——一九三一）現代詩人兼散文家，原名章垿，浙江海寧人。詩集有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散文集有巴黎鱗爪、自剖、落葉等，小說集有輪盤，戲劇有卞昆崗譯文有曼殊斐兒小說集、慧第德瑪麗瑪麗等等。

註 釋 ①脛 足莖也。自膝至踵曰脛。②踝 广乂乂，一讀話上聲。足兩旁骨之突起者。

③靄 苦雲氣也。④歎 同嘯。⑤蝮 毒蛇，俗名土灰蛇。⑥葸 广一，畏懼也。⑦蜿

盤曲也。八豸 止，有足曰蟲，無足曰豸。九瓠 广，似葫蘆。十犀 犀亦作棲，瓠中瓣也，瓠子密排，潔白而整齊，故以喻美人之齒。

文法 二二 情態語句的標法 分問號和驚嘆號兩種。例如同是『前衝』二字，其意義是發問，使用問號；其意義是驚嘆，使用驚嘆號；故寫作：

前衝？
前衝！

句末只能用句號、問號和驚嘆號三種，因為句號。也可作·，問號？||?·，驚嘆號！||！十·之故。換一句話說，句末必須有一句號·，無論是單的或是複合的。

情態標每易誤用，尤其是名詞句 (Noun Clause) 像問話的句子。現從荒島遊歷記正誤各舉一例如下：

未知得失怎樣。——正

未知得失怎樣？——誤

『得失怎樣』是『未知』的目的格，所以注重點（也可以說是重音）是在『未知』而不在『怎樣』。倘若去掉『未知』，用標點便恰恰相反。正誤也各舉一例如下：

得失怎樣？——正

得失怎樣。——誤

『未知得失怎樣』只是自己心中躊躇不決，去掉『未知』便是詢問他人了。

練習

試在下列各句末加上問號或驚嘆號：

(一)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鵠的喜劇

(二) 這不是荷亨咬死的麼？——荒島遊歷記

(三) 那荷亨從那裏進去呢？——荒島遊歷記

(四) 你改悔罷！——藤野先生

(五)還有麼——地動

三七 紅海上的一幕

孫福熙

太陽做完了竟日普照的事業，在萬物送別他的時候，他還顯出十分的壯麗。他披上紅袍，光耀萬丈。雲霞布陳，換起與主將一色的制服，聽候號令。盡天所覆的大圓鏡上，鼓起微波，遠近同一節奏的輕舞，以歌頌他的功德，以惋惜他的離去。

景物忽然變動了，雲霞移轉，歌舞緊急，我戰戰兢兢的凝視，看宇宙間將有何種變化；太陽驟然躲入一塊紫雲後面了。海面失色，立即轉為幽暗，彩雲驚懼，裹足不敢喘息。金線萬條，透射雲際，使人領受最後的恩惠，然而他又出來了。他之藏匿是欲緩和人們在他去後的相思的。

我俯首看自己，見是照得滿身光彩。正在欣幸而慚愧，回頭看見我的青影，從船上投射海中，眼光跟了他過去，在無盡遠處，窺見紫幃後的圓月。豈敢信他是我的影迎來的！

天生麗質，羞見人世，他啓幕輕步而上；四顧靜寂，不禁遲回。海如青絨的地毯，依微風的韻調，而抑揚吟詠。薄靄是紫絹的背景，襯托皎月，愈顯豐姿。青雲侍側，桃花覆頂，在這時候，他預備他靈感一切的事業了。

我漸漸的仰頭上去，看紅雲漸淡而漸青，經過天中，沿弧線而下，青天漸淡而漸紅，太陽就在這紅雲的中間。月與日正在船的左右，而我們是向正南進行——海行九天以來，至現在始辨方向。

我很勇壯，因為我飽餐一切色彩；我很清醒，因為我暢飲一切光輝。我為我的朋友們喜悅；他們所屬望的我在這富有壯麗與優秀的大宇宙中了！

水面上的一點日影漸與太陽的圓球相接而相合，迎之而去了，太陽不想留戀，誰也不能挽留；空虛的舞臺上惟留光明的小雲，在可羨的佈景前閃鑠，聽滿場的鼓掌。

月亮是何等的圓潤呵，遠勝珠玉。他已高升，而且已遠比初出時明亮了。他照臨我，投射我的影子到無盡遠處，追上太陽。月光是太陽的返照，然而他自有風格，絕不與太陽同德性。涼風經過他的旁邊，詔欽搖曳，而他的目光愈是清徹了。他柔撫萬物，以靈魂分給他們，使各各自然的知道填入詩句，合奏他新成的曲調。此時惟有皎潔，惟有涼爽，從氣中，從水上，縹渺宇內。這是安慰，這是休息。這樣的直至太陽再來時，再開始大家的工作。

(選自歸航)

作者小傳 見第一冊第十六篇大家都放起風箏來啊。

文法二三，點號與句號一句話語氣未完用點號，語氣已完用句號。例如：

這樣的直至太陽再來時，再開始大家的工作。

『太陽再來時』怎樣呢？語氣未完，故用點號。『再開始大家的工作』語氣便完全了，故用句號。

練習

試將下列各句加上標點：

(一) 太陽做完了竟日普照的事業在萬物送別他的時候他還顯出十分的壯麗

(二) 我俯首看自己見是照得滿身光彩

(三) 海如青絨的地毯依微風的韻調而抑揚吟詠

(四) 他已高升而且已遠比初出時明亮了

(五) 此時惟有皎潔惟有涼爽從氣中從水上縹缈宇內

三八 文明與奢侈

蔡元培

讀人類進化之歷史：昔也穴居而野處，今則有完善之宮室；昔也飲血茹毛，食鳥獸之肉而寢其皮，今則有烹飪裁縫之術；昔也束薪而爲炬，陶土而爲燈，而今則行之以煤氣及電力；昔也椎輪之車，剗木之舟，爲小距離之交通，而今則汽車及汽舟，無遠弗屆；其他一切應用之物，昔粗而今精，昔單簡而今複雜，大都如是。故以今較昔，器物之價值，百倍者有之，千倍者有之，甚而萬倍、億倍者亦有之；一若昔節儉而今奢侈，奢侈之度隨文明而俱進，是以厭疾奢侈者，至於并一切之物質文明而屏棄之，如法之盧梭，^{●俄之託爾斯泰}是也。生之普及於人人者也。數道加砥，夫人而行之，濾水使潔，夫人而飲之，廣衢之雖然，文明之與奢侈固若是其密接而不可離乎？是不然。文明者，利用厚

燈，夫人而利其明；公園之音樂，夫人而聆其音；普及教育，平民大學，夫人可以受之；藏書樓之書，其數鉅萬，夫人而可以讀之；博物院之美術品，其價不貲，夫人而可以賞鑒之；夫是以謂之文明。且此等設施，或以衛生，或以益智，或以進德，其所生之效力有百千萬億於所費者。故所費雖多，而不得以奢侈論。

奢侈者，一人之費逾於普通人所費之均數，而又不生何等之善果，或轉以發生惡影響，如呂氏春秋^①所謂『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酒厚肉，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是也。此等惡習，本舊長時代所留遺。在昔普通生活低度之時，凡所謂峻宇、雕牆、玉杯、象箸，長夜之飲游畋^②之樂，其超越均數之費者何限？普通生活既漸高其度，即有貴族富豪以窮奢極侈著，而其超越均數之費者何限？普通生活既漸高其度，即有貴族富豪以侈益殺。謂今日之文明尙未能剷滅奢侈，則可以奢侈爲文明之產物，則大不

可也。吾人當詳觀文明與奢侈之別，尙其前者，而戒其後者，則折衷之道也。

(選自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作者小傳 見第二十三篇國語的應用。

註釋 ①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法國哲學家，著有不平等之起源論、民約論、愛彌兒等書。②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俄國文學家兼哲學家，著小說甚多。③呂氏春秋 書名，秦呂不韋召致賓客集撰而成。十二紀，七覽，六論，共分爲三十六卷。本文引語見本生篇。④畋 去一弓，田獵也。

文法 二四，總提和總結 應用冒號，詳細的功用是：(一)總提排句，(二)總提引語和例語，

(三)信札呼格，(四)結束上文，(五)前有總提，後有總結。

二五，掛句和複句 常用分號把相類似的掛句(但每排至少必須二句以上)分開，又把主句和從句分開(但全句至少必須有三句)。

舉例：

敷道加砥，夫人而行之；濾水使潔，夫人而飲之；廣衢之燈，夫人而利其明；公園之音樂，夫人而聆其音；普及教育，平民大學，夫人而可以受之；藏書樓之書，其數鉅萬，夫人而可以讀之；博物院之美術品，其價不貴，夫人而可以賞鑑之；夫是以謂之文明。

上例每排兩句或三句，均用分號分開。最後總結用冒號。但總結的冒號只能用在結句的上一字旁，即『賞鑑之』的『之』字旁，不能放在『明』字旁。如寫作『夫人而賞鑑之；夫是以謂之文明』，那就是大錯了。

練習

試將下列各句加以標點：

(一) 讀人類進化之歷史昔也穴居而野處今則有完善之宮室昔也飲血茹毛食鳥獸之肉而寢其皮今則有烹飪裁縫之術昔也束薪而爲炬陶土而爲燈而今則行之以煤氣及

電力昔也椎輪之車剗木之舟爲小距離之交通而今則汽車及汽舟無遠弗屆其他二切應用之物昔粗而今精昔單簡而今複雜大都如是

(二)海面失色立卽轉爲幽暗彩雲驚懼裹足不敢喘息

(三)我很勇壯因為我飽餐一切色彩我很清醒因為我暢飲一切光輝

(四)鳥之聲聚於林獸之聲聚於山人之聲聚於市是聲也蓋無在無之

有鳳凰焉而後可以和百鳥之聲有麒麟焉而後可以諧百獸之聲有聖人焉而後能使天下之聲皆得其中終和且平而無噍殺饁陵之患